

# 述肅慎系之民族

馮家昇

肅慎系之民族爲三大通古斯之一，其名稱雖代有變更，而其種屬則爲一系，如先秦之肅慎，漢魏之挹婁，南北朝之勿吉，隋代之靺鞨，唐代之渤海，宋元明之女真，近代之滿清是也。

其住地距中國較遠，接受中國文化亦晚；又以交通不便，信使較稀，故中國文化不能源源流入，時而入金屬文化，時而恢復其石器時代之舊態。

## 一 肅慎與挹婁

肅慎自漢以來未通中國，雖以武帝遠拓東北，於今吉林西南隅置蒼海一郡，然史未云其來貢。晉書九七東夷傳云：「……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蓋當時爲夫餘高句麗等民族所阻闕，三國志謂「自漢以來臣屬夫餘」，卽此意耳。

至其住地，史僅言其大較。後書云，「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按夫餘在吉林西南隅，東北千餘里大約在今寧安，東既濱大海，則今俄屬東海濱省皆屬之。北沃沮在今延吉，其三境約略可知。晉書東夷傳，「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

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土界廣袤數千里」。由此知其北爲弱水，西隣寇漫汗國。按夫餘，後書亦謂其北有弱水，則二國之北爲一水。今驗地圖南松花江與嫩江合而東北流，則弱水殆卽松花江也。惟寇漫汗國，晉書裨離國條又云去肅慎數萬里，或亦大較之辭乎？

合後書，魏志，晉書觀之，肅慎民族猶在石器時代；茹毛飲血，巢居穴處，盛食以陶器，兵以石器，以馬爲財產，以女人爲貨物，十足表顯其野蠻之生活。然按唐書地理志附錄賈耽入四夷道里記云，「又經渤海長嶺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玉城，城臨忽汗海（今瑚爾哈河），其西南三十里古肅慎城」，洪皓漠松紀聞云，「古肅慎城四面約五里餘，遺堞尙在，在渤海國都（上京龍泉府，在今寧安）三十里，以石累城脚」，似肅慎亦知城池之修，顯與前史所云巢居穴處皆不合矣。蓋晉以前在最野蠻之狀態中，晉以後與他民族接觸之結果，乃較文明耳。魏文帝黃初中叛夫餘，獨立自成一國；夫餘雖數伐之，不能勝。歷三國至南北朝，每來朝貢。

一，魏明帝青龍四年（A.D. 236）

- 二，魏陳留王景元三年 (A.D. 262)
  - 三，西晉武帝咸寧五年 (A.D. 279)
  - 四，東晉元帝太興二年 (A.D. 319)
  - 五，後趙石勒建平元年 (A.D. 330) 東晉成帝咸和五年
  - 六，後趙石虎建武六年 (A.D. 340) 東晉成帝咸康六年
  - 七，宋孝武帝大明三年 (A.D. 459)
  - 八，北齊文宣帝天保五年 (A.D. 554)
- 北齊天保五年以後，史不云其來貢，蓋勿吉崛起，肅慎併入其領域焉。

挹婁始見魏志，後書晉書以爲肅慎之別名，其言似是而非。魏志謂挹婁「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可知其部分若干小部落，亦如靺鞨之有粟末，伯咄，安車骨，拂涅，號室，黑水，白山等七部也。蓋一部強盛則他部屬之，非一部強盛而他部盡爲所滅也。丁謙謂「挹婁不過肅慎境中一部族，並不足以名國，第因生齒繁衍，分布各方，而肅慎主權日就衰替，不足以制馭之，其人遂據地自擅，互相雄長。於是肅慎一國，竟在若存若亡之間」。斯說甚爲確當。大抵挹婁在魏晉之間，曾一度強盛，時人以其住地在肅慎領域，風俗習慣及來貢之楛矢石弩又與肅慎相同，遂混而爲一國云。

按挹婁，新唐書靺鞨傳作虞婁，當渤海之定理安邊兩府地。滿洲語巖穴曰 *ye-h-lo*，魏志，「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爲好」，「其地多山險」，晉書，「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云云，或因此而得名歟？丁謙以爲即唐書渤海傳之奧婁，在今敦化縣境。今檢地圖，其地有白山脈，老松嶺，牡丹嶺，岡巒起伏，車馬難通，或爲其地亦未可知。要之，挹婁係肅慎之一部，范蔚宗誤以爲古肅慎之國，遂將肅慎全部疆域作爲挹婁住地，晉書因之，馴致後人對二國莫能辨耳。

此外尚有十國，大抵在今黑龍江省與俄屬阿穆爾省，因史文未詳，不知其確地。

- 一，裨離國 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領戶二萬。
- 二，養雲國 去裨離馬行又五十日，領戶二萬。
- 三，寇莫汗國 去養雲國又百日，領戶五萬餘。
- 四，一羣國 去寇莫汗又百五十日，計去肅慎五萬餘里。

寇莫汗即肅慎西之寇漫汗，所謂馬行若干日，係約略之辭，五萬餘里之路程亦言其遠耳。不然，由吉林至北冰洋亦不過萬餘里，馬行不過數百日，安得如所言耶？寇莫

汗，丁謙謂即魏書之豆莫婁。按豆莫婁雖在今黑龍江省，特其音不符，大約可在今黑龍江省嫩江流域也。裨離國，滿洲源流考謂即遼史集州，古裨離郡地，金屬貴德州，今撫順附近，似有可據。此四國于晉武帝泰始三年（西紀二六七）來貢中國，其風俗土壤不詳。

- 五，牟奴國
- 六，模盧國
- 七，末利國
- 八，蒲都國
- 九，繩余國
- 十，沙樓國

此六國於武帝太熙元年（西紀二九〇）各遣使詣東夷校尉歸化。太平御覽（卷七八七四夷部八）牟奴七國條有：「牟奴國，模盧國，末利國，卑離國，滿都國，繩余國，沙樓國」。晉起居注曰，「太熙元年正月，牟奴等國大小十七萬九千餘人各遣正副使，詣護東夷校尉何龕，上獻方物」。按卑離即裨離，晉書傳，太熙初來歸化者僅牟奴等六國，御覽則增卑離為七國。檢晉書武帝紀，太熙元年二月，有「東夷七國朝貢」，則傳文蓋脫裨離一國耳。

至此六國之住地，史更未詳，其方位不可考矣，大約

總在今黑吉二省或附近之地。

## 二 勿吉與靺鞨

勿吉始見于北魏，亦謂之靺鞨。故魏書為勿吉傳，隋書為靺鞨傳，而北史則云勿吉一名靺鞨，其實為一名之異譯。太平寰宇記，隋初靺鞨國有使來獻，謂即勿吉也。大抵北魏時代專用勿吉；唐武德以前靺鞨勿吉兼用；武德以後則黑水一部獨強，分為十六部，始專稱靺鞨。丁謙謂「遼水東北大小森林，土人呼為窩集，亦曰烏稽，一作渥集（國初有渥集部），皆勿吉之轉音」，殆因住地之狀態而得名者與？

其地在高句麗北，舊肅慎地也。元魏時，部族蟄伏于今瑚爾哈流域；其後併肅慎，逐夫餘，部落繁滋，土地張大。隋唐時代分數十部，東濱海（日本海），西突厥（遼寧西北），北室韋（黑省東北）。按魏書本傳，當時與魏交通路程如左：

（甲）由和龍（今朝陽）至勿吉

「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瓌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

按和龍今朝陽；善玉祁黎二山無考；如洛瓌水即西喇

木倫；太魯水今洮爾河；速末水今南松花江。從朝陽動身，經過二山至西喇木倫，渡河，越沙漠至洮爾河下流，乘船入松花江達其國。

(乙)由勿吉至和龍

「初發其國，乘船沂難河；西上至太沱河，沈船於

水，南出陸行；渡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

按難河即今嫩江；太沱河即太魯水，今洮爾河；洛孤

水即如洛瓌水，今西喇木倫。此乃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年

(西紀四七八)勿吉使者乙力支之語，史臣錄之于書耳，故同

在一傳而前後名稱不一。先從松花江逆流西向，入嫩江，

轉洮爾河，舍船陸行，南渡西喇木倫。其時契丹居土河流

域，故經其西界，乃至朝陽。當是時也，高句麗甚強，北

濱圖們，西臨遼水，橫斷往古大路，故勿吉貢使不得已而

如此紆繞也。

分數十部，各各自治，其著者曰：

一，粟末部 南抵長白山與高句麗接，勝兵數千多

驍勇，依粟末水(南松花江)居。

二，伯咄部 在粟末東北，今伯都訥。

三，安車骨部 在伯咄東北，今阿勒楚喀。

四，拂涅部 在安車東，呼爾哈河。

五，號室部 在拂涅東，綏芬穆倫二河。

六，黑水部 在安車北，烏蘇里與黑龍江合流後之

地。

七，白山部 在粟末東南，據今松花江上流，長白

山。

其中以黑水獷鷲，部分南北，善步戰，喜射獵，渠帥曰

「大莫弗囉咄」，隋文帝開皇初，曾來貢獻，其使臣自

謂即古之勿吉也。黑水部歷隋唐至五代後唐明宗長興三年

(西紀九三二)來請封，自後不見。蓋黑水強盛，佔有舊肅

慎故地，由肅慎而轉訛為女真焉。

以上七部外，又有：

八，思慕部 在黑水西北，俄屬阿穆爾州。

九，郡利部 在思慕北，俄屬阿穆爾州。

十，窟說部 在郡利東北，黑龍江入韃靼海口。

十一，莫曳皆部 在窟說東南，韃靼海峽。

十二，虞婁部 今俄屬沿海州中部。

十三，越喜部 今俄屬沿海州東部。

十四，鐵利部 今俄屬沿海州伯力附近。

十五，率賓部 今綏芬河一帶。按唐書靺鞨傳不

載；渤海傳則云，「率賓故地為率賓府」。

是原爲一部也。遼爲率賓府；金爲恤貧路。

其中鐵利，虞婁，越喜等部至遼代仍存，大抵爲零星部族，不關重要。惟粟末與黑水二部佔極重要之地位，中唐以後之渤海即出自粟末，南宋時代之女真即出自黑水。

參考書：

一，丁謙晉書以下諸四夷傳考証。

二，滿洲源流攷卷二部族，卷八，九疆域。

三，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第十三冊池內宏肅慎考，對於漢魏以來關於肅慎之文獻，考核極詳細。

四，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第一冊津田左右吉勿吉考，謂勿吉與靺鞨非一部，不見精彩，不過略爲攪雜而已。

## 張儀說齊，說趙，說燕辨僞

張公量

齊策一：

張儀爲秦連橫(說)齊王曰：「……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

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効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博關，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

這是張儀說齊的故事。趙策二：

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也。」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弊邑秦使臣敢獻書於大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償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弊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

惛含怒之日久矣。今宣君（史記作廉）有微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

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毆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切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

「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這是張儀說趙的故事。燕策一：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爲可親邪？趙與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有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這是張儀說燕的故事。史記張儀列傳所載除齊王易爲齊湣王，燕王易爲燕昭王外，其餘文字大都相同，而且這就是照史記的排列次序排列的。這三個故事，司馬光(1)呂祖謙(2)鮑彪(3)跟着一致的繫之周赧王四年，即齊湣王十三年，趙武靈王十五年，燕昭王元年，當紀元前三一一年。過二年，張儀客死於魏。殊不知趙邯鄲之圍在秦昭王四十八年，趙孝成王七年，當前二五九年；番吾之戰在秦始皇十五年，趙王遷四年，當前二三二年。秦楚結好，一次在秦昭王二年，楚懷王二十四年，當前三〇五年（秦迎婦於楚）；又一次在秦昭王十五年，楚頃襄王七年，當前二九二年（楚迎婦於秦）。韓失宜陽，在秦武王四年，韓襄王五年，當

前○三○七○年。梁效河外，在秦昭王十七年，魏昭王六年，當前二九〇年。趙會澠池，在秦昭王二十八年，趙惠文王二十年，當前二七九年。趙割河間，在秦始皇十五年，燕王喜二十三年，當前二三二年。肴函之道，秦惠王十一年始克有之，至張儀說趙僅有三年。秦滅兩周在秦莊襄王楚元年，當前二四九年。韓梁稱臣，一在秦始皇十四年，當韓王安六年，前二三年；一在秦始皇十六年，當魏景湑王十二年，前二三年。這等事實，統在張儀死後。張儀這三個遊說的故事，統是後人胡扯的，捏造的！

(1)資治通鑑卷三〇。

(2)大事記卷四，周赧王四年，「楚囚張儀而報之，儀遂說楚，韓，齊，趙，燕，連橫事秦」，下註「以通鑑列傳修」。

(3)戰國策補註，齊策，「儀傳連橫在鄭袖出儀後，說楚，說韓，齊，趙，卒說燕，歸報而惠王死」，則此當秦惠王十四年，齊湣王十三年。而吳師道以爲說齊在湣王二年，誤。

一一

張儀說齊湣王所謂「秦趙戰於河漳之上」，當指邯鄲之圍的前後。史記趙世家說，「(孝成王)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武垣令……」。又說，「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

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鄲乃解」。秦圍邯鄲，及邯鄲圍解，實在孝成王九年，這裏誤記在七年八年，前人已經改正<sup>(1)</sup>。秦本紀也說，「秦昭王……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又說，「四十八年……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陵戰不善，免。王齮代將」。又說，「五十年……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白起有罪死。齮攻邯鄲不拔，去還奔汾」。魏世家也說，「魏安釐王……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這事在信陵君列傳裏說，「魏安釐王二十

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楚世家也說，「考烈王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秦兵去」。這事在春申君列傳裏說，「考烈王……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燕召公世家也說，「武成王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解去」。田敬仲完世家也說，「齊王建六年……秦

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這邯鄲之圍，假如可信，真是一場強烈的國際戰爭，所以文獻特別多。關於白起打敗趙括(2)，和平原君出救邯鄲的經過(3)，這裏不及細叙。我想這就是

(一)假造張儀者遊齊潘王說的『秦趙戰於河漳之上』。

長平，括地志云，『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一里』

(4)，即今山西晉城一帶。武垣，徐廣云，『河間有武垣

縣，本屬涿郡』(5)，即今河北河間縣一帶。又白起列傳，

『秦昭王……四十七年……六月，陷趙軍，取二鄆，四尉

』，正義引括地志云，『趙漳故城，一名都尉城，今名趙

東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又有故穀城，此二城

即二鄆也』。長平二鄆在南，武垣在北，邯鄲居中，正臨

河漳之上。

(二)假造張儀者又說『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

而趙括在長平被白起打敗，正以軍降，兵卒四十萬盡被阮

殺。

(三)假造張儀者又說，『邯鄲僅存』，這句話一點不

錯。秦圍邯鄲，趙請救楚魏，然後得全。最後的勝利終屬

於趙的，所以假造張儀者又說，『再戰而再勝秦』。

這是邯鄲之圍，也就是河漳之戰，在秦昭王四十八

年，趙孝成王七年，當前二五九年之證。其事距張儀說齊已五十二年，張儀死已五十年。

(1)集解徐廣曰，『在九年』。又正義，『年表云，「九年，公子無忌救

邯鄲」，圍在九年，其文錯誤耳』。

(2)史記白起列傳叙白起打敗趙括的經過，『(秦昭王)四十七年，秦使左

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據上黨民。四月，齕因攻

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隱「謂犯秦之斥候兵也」)。秦斥兵

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鄆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

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

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廉之所

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

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

秦。秦聞馬服子(趙括封號)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

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

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遂勝追逐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

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

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

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十五歲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

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

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擄軍



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阬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又廉頗相如列傳，「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詳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

(3) 史記平原君列傳叙平原君出救邯鄲的經過，「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此？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

(4) 趙世家正義引，而白起列傳正義，「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徵異。

(5) 趙世家集解引。

### 三

禹貢半月刊 第三卷 第七期 張儀說齊，說趙，說燕辨僞

番吾之戰，歷史上記得很明白。史記趙世家說，「幽繆王遷：二年，秦攻武城，扈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牧爲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卻之。」廉頗相如列傳也說，「趙悼襄王元年，……居二年……後七年，秦破趙，殺趙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兩處所叙時間，頗有出入。不過趙悼襄王在位九年，故「居二年」加上「後七年」，已入趙王遷元年；再「居三年」，恰是趙王遷四年：這一年秦攻番吾是一致的。番吾，正義云，「番又作蒲」(1)，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蒲吾縣。括地志云，「蒲吾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2)，即今河北正定府平山縣東南二十里(3)。漢志河間有武遂縣。宜安在恒州橋城縣西南二十里(4)，肥壘故城在恒州橋城縣西七里(5)。這些地方都在今河北山西之間，與番吾同有李牧的戰功。假造張儀者遊齊潘王說，「(秦趙)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是熟聞這戰爭的詳細情形的。

這是番吾之戰，在秦始皇十五年，趙王遷四年，當前二二二二年之證。其事距張儀說齊已七十八年，張儀死已七

十六年。

(1) 趙世家。

(2) 趙世家正義引，而廉頗藺相如列傳正義作『在相州房山縣東二十

里』。

(3) 張琦戰國策釋地。

(4) 趙世家正義引，而廉頗藺相如列傳正義涇州作恒州。

(5) 趙世家正義引活地志。

#### 四

秦楚聯盟，張儀在說楚懷王時僅作假設的語勢，至此則十分確定了。總之秦迎婦於楚，乃是秦昭王二年，楚懷王二十四年的事。楚世家說，『楚懷王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六國表楚表楚懷王二十四年也說，『秦來迎婦』。樽里子甘茂列傳也說『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索隱徐廣說，『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本紀，秦昭王二年說，『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爲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集解徐廣說，『迎婦於楚者』。原來秦國的宮廷，爲了娶楚國的皇后，也出過一陣亂子。

楚迎婦於秦，乃是楚頃襄王七年，秦昭王十五年的事。楚世家說，『頃襄王……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

平』。太史公把這件事編入趙表，說，『迎婦秦』。根本趙秦沒有嫁娶之事，因爲頃襄王七年的上一格恰是趙表惠文王七年，相隔近，紀年又同，所以偶爾編錯了。從楚懷王二十四年嫁女於秦，頃襄王七年迎婦於秦，兩國成立和約之後，還不斷的會盟。楚世家說頃襄王十四年，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六年，會於宛，其秋復會鄢。知道這個外交形式，才有『秦楚嫁子娶婦，爲昆弟之國』的申明；但距張儀說齊說趙已十九年，張儀死已十七年了呢！

#### 五

次是『韓獻宜陽』。秦拔韓宜陽有二次：一次在惠王三年，即張儀說齊前二十四年；一次在武王四年，即張儀說齊後四年。張儀遊齊潛王說，『今秦楚嫁子娶婦約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可知韓獻宜陽，與秦楚聯盟同時，或稍後。所以我想他所指的不是前二十四年，而是後四年。這一次，韓世家說，『昭侯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拔我宜陽，斬首六萬』。秦本紀也說，『武王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其秋使甘茂庶長討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秦表韓表，所載並同。樽里子甘茂列傳也說，『武王……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

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獻』是飾詞，『拔』是事實。

這是韓失宜陽，在秦武王四年，韓襄王五年，當前三〇七年之證。其事距張儀說齊已四年，張儀死亦已二年。

## 六

梁效河外也很明白。梁自武侯（擊）十一年（西元前三七五）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國以後，遂有河東西兩岸之地（如上郡，少梁，平周，安邑等）(1)。襄王五年曾一度把河西(2)一帶送給秦國，至此復送河外了。這河外，一說，『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也』，又一說，『謂同，華州也』(3)，同爲不可信。而胡三省的解释最核，他說，『河外，秦蓋以河東爲河外，梁則以河西爲河外，張儀以秦言之也』(4)。那末，這也是一件很晚的事。魏世家說，『昭王……六年，予秦河東四百里』。秦表秦昭王十七年，『魏入河東四百里』。魏哀王昭王時代，當秦昭王時代，國勢日漸削弱了。哀王五年（西元前三一四）雕陰之敗，十六年（西元前三〇三）蒲坂陽晉封陵之失守，而且常受秦國的侵略，至此乃有四百里的斷割，不是反映出秦國國勢的蒸騰而不可犯麼？連

橫者就振振有辭了。但距張儀說齊已二十一年，張儀死已十九年了呢！

(1) 魏世家正義，『自華州北至同州，並魏河北之地』。

(2) 張儀列傳索隱。

(3) 張儀列傳正義。

(4) 資治通鑑卷三，周紀赧王四年，張儀說齊，『梁效河外』句註。

## 七

秦趙澠池之會，更是當日外交史上重要的關目，有明文可徵的。趙世家說，『惠文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趙表惠文王二十年也說，『與秦會澠池，藺相如從』。有扈從，有軍官，這是多麼鄭重的談判。再看廉頗藺相如列傳，『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1)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其下叙藺相如拒秦全趙的悲壯故事。拔石城在趙惠文王十八年，明年會澠池爲十九年，與趙世家趙表相差一年，恐有脫誤。總之，這是趙惠文王

二十年，秦昭王二十八年。當前二七九年的外交局勢，距張儀說齊已三十二年，張儀死已三十年。

(1)資治通鑑卷四，周赧王三十六年載此事，亦作「秦王使使者告趙王」

云云。

## 八

等到趙割河間，秦始皇的一統便將成功了。樽里子甘

茂列傳說，「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

使太子丹入質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

河間之地。……秦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

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

「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曰：「燕

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

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

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

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

子」。讀了這段故事，還不明白麼？燕召公世家燕王喜

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歸燕。燕表同。趙悼襄王是死於

燕王喜十九年的，所謂「趙王立」，已是亡國的幽愍王遷

四年了。

燕王喜二十三年，是秦始皇十五年。河間之割，距張

儀說齊說燕已七十九年，張儀死已七十七年。

## 九

秦之及於函谷關，要在惠王改元十一年以後(1)，到張

儀說趙不過三數年，那有「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的

事？秦昭王四十一年，范雎憤慨於「至今閉關十五年，不

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由秦王之計有所失，穰侯的為謀不

忠，羣臣的不稱職(2)，雖屬規勸之詞，也還有可能性。或

即為造張儀說趙文者所襲。

(1)參蘇秦說秦辨偽。

(2)史記卷七十九范雎蔡澤列傳。秦策三，范雎說秦昭王文，與此異。

閉關句作「今反閉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

## 十

張儀說趙，謂秦「東收兩周(1)而西遷九鼎，守白馬

之津」。西周入秦在秦昭王五十一年。秦本紀，「(昭王)

五十一年，……西周君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

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繆攻西周

君。西周君走來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

萬。秦王受獻，歸其君。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

入秦，周初亡」。東周入秦在莊襄王楚元年。秦本紀，「

莊襄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

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這一年始收兩周，所以燕召公世家說，燕王喜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燕王喜六年，即秦莊襄王楚元年。距張儀說趙已六十二年，張儀死已六十年。

(1) 舊以秦惠王後元十一年服韓魏爲解，如胡三省通鑑注，誤。

## 十一

最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也不可信。蘇秦游韓魏亦云，『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更不可信。

雖然秦昭王十九年，即齊湣王三十六年，前者稱過西帝，後者稱過東帝，但僅僅兩個月(1)，入戰國國體衍變之第三階段(2)。所以這游說，最早不得過於秦昭王十九年。但是絕無其事。我想還要遲到秦始皇一統之後。因爲只能在那時找得撒謊的根證。秦始皇本紀，始皇二十六年下令丞相御史，說各國初服，繼畔，終誅的情形，說韓是『異日韓王納地效鰾，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縱畔秦，故興兵誅之』，說魏是『魏王始約，服入臣；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那末，韓魏之臣服明在秦始皇

時代。而且很清楚，始皇十四年，『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爲臣』。十六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這不是很明顯的事實麼？

至於其他可疑之點尙多(3)，在此未暇一一檢舉了。

(1) 見秦本紀，田敬仲完世家，魏世家，穰侯列傳。

(2) 戰國國體的衍變，第一階段大夫稱侯，如周威烈王二年之魏武侯，

十八年之韓景侯，趙烈侯。第二階段，由侯稱王，最著的是周顯王三十五年之齊宣王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第三階段，乃稱帝，爲期甚暫。

(3) 胡三省以爲張儀說趙時，齊並無魚鹽之獻。說，『此時齊未嘗獻地於秦，張儀爲設以恐動趙耳』。又說，『當時趙於山東最強，且主從約。張儀說之，亦費辭矣』。又以說燕爲虛言，『張儀自趙至燕，借此氣勢，而爲是虛言以動燕耳』。並見資治通鑑卷三注，其對於策文，皆持懷疑態度。

二十四年五月六日夜十時寫畢

按：我想對於戰國縱橫家的遊說加以系統的辨正，使復其真。現在但從地理沿革下手，顯見其矛盾難信。寫好一篇，即在禹貢上發表。希望讀者切實指教！

公量附記，北京大學。

# 戰國疆域沿革考 (周，韓)

## 周

地理志曰：『周地……今之河南，雒陽，穀城，平

鍾鳳年

陰，偃師，鞏，緹氏，是其分也。

『河南，鞏』周本紀云：『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為桓公。……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但同時韓亦有鞏，說見彼。)

『雒陽』蘇秦傳曰：『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

『緹氏』顧祖禹大事表六上云：『河南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緹氏城，為滑國，……後屬晉，……又屬周。定六年鄭伐周馮，滑，胥，靡，皆此滑國也。周人又謂之緹氏。昭二十二年子朝之亂，晉師軍于緹氏，即此。』按緹氏至戰國已不見周尚據有之迹。秦策一及張儀傳儀與司馬錯論伐蜀雖有『塞轅轅緹氏之口』一語，而地究誰屬，無從辨明。白起傳則云『昭王四十六年，秦攻韓緹氏，蘭，拔之』，是則於時宜為韓地。

又班氏所舉諸地，河南等六縣盡在洛北；獨緹氏在洛南，當伊水入洛處。疑周韓自此係以洛水分界，而緹氏屬韓也。

『平陰，穀城，偃師』三縣於戰國亦乏確屬周之證。僅考諸左傳，昭二十三年晉定王子朝之亂云：『晉師在平陰，……王使告閒，庚戌還』，又定八年云：『單子伐穀城，……以定王室』，昭十六年云：『劉人攻王城之』

師于尸氏』，及二十七年『召伯逆王于尸』，杜註曰：

『尸在……偃師城』，得藉知春秋時三縣為周地而已。不過依地勢言之：平陰為今河南孟津縣，地北臨河，南值河南雒陽之間；穀城在今洛陽縣西北十八里；偃師在緹氏之北，東北為鞏，西北為雒陽；且悉居洛水以北，戰國時似仍屬周。

國策所書周地，如『伊闕，唐，乘軒里』之類，於漢俱在河南雒陽二縣境，茲無須言及。

### 韓

地理志曰：『韓地……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鄭國，今河南之新鄭……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為韓所滅』。

### 『南陽』

燕策二及蘇秦傳秦召燕王，蘇代約燕王曰：『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

今因蘇代語，可知韓實有南陽；然韓固未悉據有漢全

郡之地也。舉證若下：

西周策韓魏易地章，『魏有南陽，……則楚方城之外危』。秦策四楚魏戰於涇山章，『魏戰勝，楚敗於南陽』。魏策四穰侯攻大梁章，『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

秦本紀昭王八年，『齊……魏……韓……共攻楚方城』（地理志南陽郡葉縣，班注曰：『葉公邑；有長城，號曰方城』）。

十五年，『攻楚取宛』。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

越世家王無疆時，『越王曰：「……願魏以聚大梁之下，……則方城之外不南。……商，於，析，鄢（素隱曰：『四邑並屬南陽，楚之西南是也』），宋胡之地……不足以備秦』。

楚世家肅王十年，『魏取我魯陽』。

『宛，葉，穰，鄧，鄢，魯陽』於漢俱隸南陽郡。『方城』位於南陽，人所共知。此均足證楚亦有地於南陽也。

漢南陽郡之地勢，葉（今河南縣）在郡之東北，近於潁川。鄢（於漢有南北二城，此為北鄢，見水經清水注，今為內鄉縣地）在

郡之西北，近於弘農。方城微在二縣以南。宛，穰，鄧則包於方城之內。魯陽居於郡之北邊，與河南郡之梁縣接

界。是楚已幾盡據南陽全郡，韓於其間所有蓋無幾矣。

越世家，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韓氏此『葉』，依地理度之，似當在南陽。而孟嘗君傳，蘇代為西周謂田文曰：『君以齊為韓攻楚，九年而取宛，葉以北』，事後於齊說越三十餘年，又知茲時韓尚未得葉。唯越世家之文亦不類虛妄；殆彼『葉』與楚所有者弗在一地。上述與魯陽比鄰之梁縣，高誘云即韓之南梁。梁縣地勢甚闊，東連潁川，西接弘農；而魯陽之西猶有一部地，莫能舉其名，且不辨誰屬，亦鄰於梁縣；疑韓氏之葉即居其間。迨及孟嘗君攻楚時，方得抵楚宛，葉以北。但君乃為韓魏而興師，所獲楚地，魏亦應分而有之；是則韓氏所益仍無多也。班氏以南陽全郡界之，必誤。

『潁川之父城，定陵，襄陵，潁陽，

潁陰，長杜，陽翟，郟』

『父城』即春秋時楚平王寘太子建之城父。至戰國如何入於韓，無攷。縣所屬之應鄉，濱於汝水；秦策三有『應侯失韓之汝南』章，韓非子定法篇有『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二語；范雎所封之汝南，蓋即指『應鄉』而言。其地在父城之西南；彼於昔既為韓有，則居其

東北之父城自宜屬韓。

又西周策周君之秦章，『謂周最曰：「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原爲太后養地。」』之『原』，周本紀赧四十八年之文作『應』。考之者因『原』於春秋業已入晉，遂羣依史謂即父城之『應鄉』。按應鄉於韓已將屆南邊；弱小之周，何能及之？春秋大事表五於『原』云：『僖二十五年，王以其地賜晉；晉遷原伯貫於冀。此後原伯見於傳者甚多（宣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昭十八年『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俱在原已入晉後），或曰遷邑於河南』。考古之世卿，未有無封地者。周既以原賜晉，原伯之子孫當無即食邑於晉所遷地之理。大事表『或曰云云』，似覺近是。國策之『原』疑即原伯續封之邑，仍在周境；止其地闕，言之者遂俱誤從史爾。

『定陵』 漢於潁川汝南二郡各有定陵；二地相鄰，何者屬韓，無從覓證。第在汝南者較近於韓都；在潁川者則居於魏氏襄城舞陽之間，然亦莫能證其屬魏。茲姑從班氏列入韓地。

『襄城』 此於前已論爲魏地。

『潁陽，潁陰』 二縣於春秋俱爲許地。元和郡縣志

卷第八於『許州』云：『周末爲晉地；三卿分晉 其地屬

韓』。案潁陽至唐爲許州之許昌縣。潁陰爲州之長社縣

（此與漢縣有異，彼於唐爲長葛）。二地去陽翟俱不遠，似宜屬韓。

『長社』 此於前亦已證爲魏地；第縣境之宛亭或屬韓，說見後。

『陽翟』 地乃韓都，自無可議。

『郟』 地於春秋屬楚；至唐爲郟城縣。元和郡縣志卷第八於縣云：『七國時屬韓』。按其地東北鄰陽翟，西接河南之梁縣，南爲父城；彼既盡爲韓地，此自亦應隸之。

### 『新安，宜陽』

『宜陽』 此爲韓地，屢見於國策史記，無待舉證。

『新安』 縣乃漢置。今縣志云城至宜陽縣城五十里。更參以甘茂傳茂對秦武王『宜陽，大縣也。……名曰縣，其實郡也』之文，當日宜陽之區域蓋大於常縣；新安舊殆爲彼所領也。

### 『河南之新鄭，……及成皋，滎陽』

『新鄭』 韓世家哀侯二年『滅鄭，因徙都鄭』。地理志河南郡新鄭縣班注曰：『……鄭……武公所國；後爲

韓所滅，韓自平陽徙都之』。



『成皋』韓策一三晉已破智氏章『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皋，……則韓必取鄭矣」。……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皋始』。

又『成皋』即鄭之『虎牢』。今依韓策之語，是三家未分晉前，地已爲晉有。班氏謂韓滅鄭始得之，恐誤。

『滎陽』韓世家桓惠二十四年，『秦拔我成皋，滎陽』。

### 『潁川之崇高，陽城』

『崇高』史漢武帝本紀，封禪書，郊祀志上俱云

『元封元年，帝幸緱氏，登崇高；以山下三百戶置崇高邑』。文穎曰：『嵩高山在陽城』。則『崇高』舊乃陽城地。

『陽城』韓世家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又

桓惠十七年，『秦拔我陽城』。

### 班氏所遺韓地。

『上黨』秦策一張儀說秦王章，『趙氏……悉其士

民，……以爭韓之上黨』。趙策一秦王謂公子他章，『趙王喜，召平陽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馮亭

令使者以與寡人』。韓世家桓惠十年，『秦擊我上黨，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

班氏蓋即因襲是類傳說，遂於趙地云：『西有……上

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按韓自初分晉至桓惠十年，據有上黨，業一百九十一年。而攷諸白起傳，上黨於秦昭四十五年降趙，四十八年秦復定之，先後隸趙僅四年，爲期甚暫，且未能安然據有。況韓桓惠二十六年尙有『秦悉拔我上黨』之語，足徵初降趙者亦只其一部；則焉得以是歸之？可證班說大誤。

韓上黨之區域，元和郡縣志於河東道云：

『晉州 戰國時屬韓；後韓將馮亭以上黨降趙，又屬趙。』

『潞州 戰國時屬韓，爲別都。』

『澤州 戰國時屬韓魏，後屬趙。』

『沁州 戰國時屬韓；在秦爲上黨郡地。』

『儀州 同上。』

按秦攻韓上黨，前已於魏地證其係從河內之野王而進兵，以絕上黨之路。野王於唐爲懷州治之河內縣；更北即澤州，爲古上黨之一部。元和志云澤州南至河內縣一百四十里。昔馮亭所守，似宜在此州。若晉州乃戰國韓之平陽，去野王尙遠，約將及七百里（元和志記晉，潞，澤，懷諸州道里，謂晉州東至潞州三百九十里，潞州東南至澤州一百八十七里，懷州北至澤州一百四十里），秦攻野王，何至平陽已莫能自守而降

趙？又秦破趙之長平，括地志云：『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三十一里，即白起敗趙括處是也』，亦可見馮亭原所守當在澤州，故趙於收地後即於其間與秦作戰也。元和志謂降趙者為晉州，恐非是。且晉州所領八縣，止冀氏縣於漢為上黨之隋氏縣，餘悉為河東郡地；志謂全州昔俱為韓上黨，似亦非是。

唐澤州領有晉城，端氏，陵川，陽城，沁水，高平六縣。舊唐書地理志云：『晉城，漢高都縣。端氏，漢縣。

陵川，漢汝氏縣。陽城，隋濩澤縣（魏書地形志注云：縣自二漢晉俱名濩澤）。沁水，元魏置永安縣。高平，漢汝氏縣地。

竹書考王七年，『趙獻子城汝氏』。顯王七年，『晉取汝氏』。此當與漢縣為一地，則唐之陵川高平於戰國乃魏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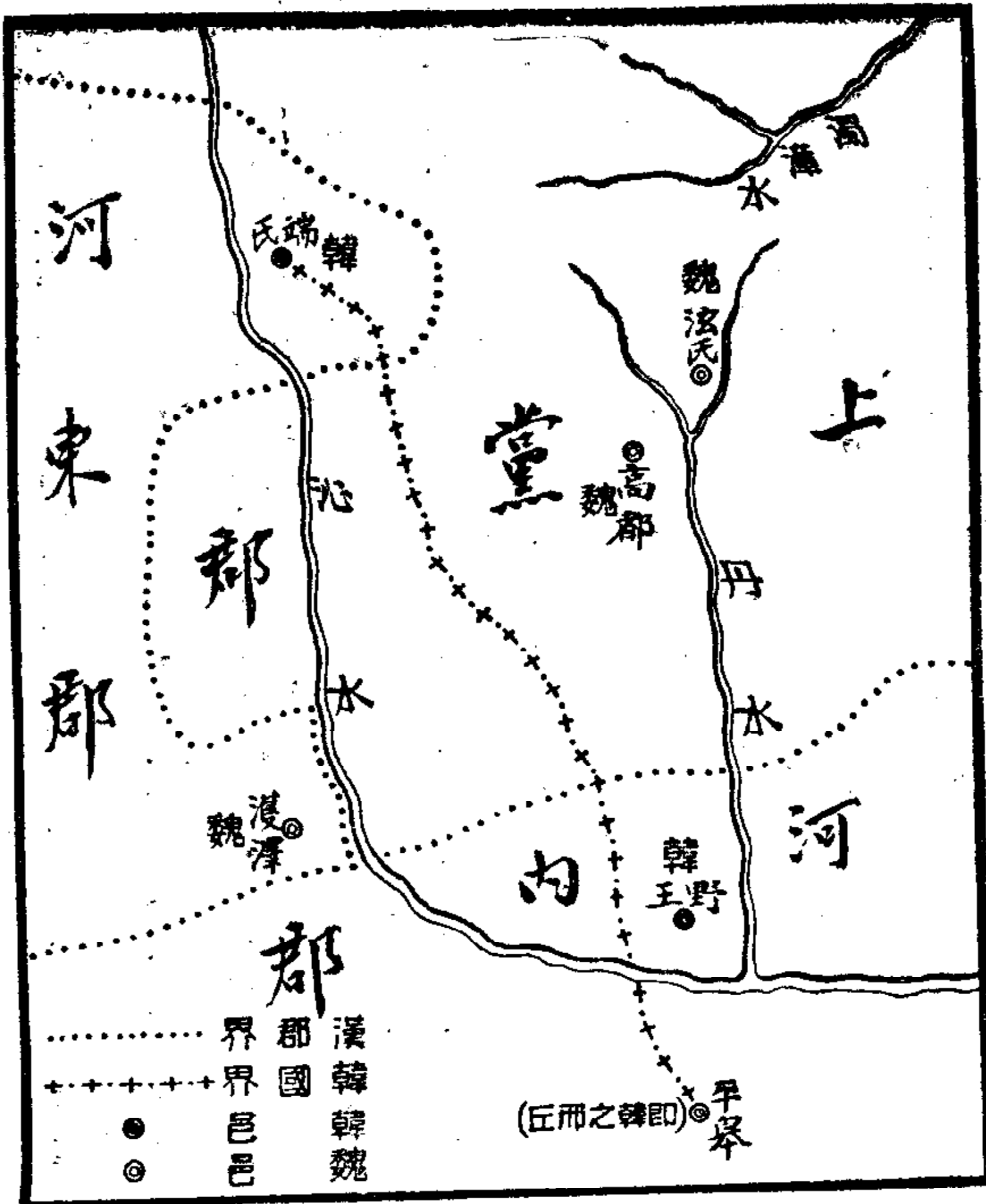
又顯王十七年，『晉取玄武，濩澤』。水經沁水注『又東逕濩澤縣故城南』句下引及此文。則唐之陽城昔同屬魏。

秦本紀，莊襄王三年，『蒙驁攻魏高都，汲，拔之』。是唐晉城昔亦屬魏。

趙策一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章，冷向謂強國

曰：『……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路趙』。則唐端氏昔為韓有。

沁水縣於元魏為晉州西河郡之永安縣；郡下魏收注曰：『舊汾州西河民，孝昌二年為胡賊所破，遂居平陽界；還置郡』。平陽昔為韓境，是唐沁水舊乃韓土。今依上文，可證元和志謂澤州『戰國時屬韓魏』，是。但按之漢地志，端氏濩澤二縣隸河東郡。唐沁水縣既在平陽界，於漢亦為河東郡地。止晉城，陵川，高平三縣舊為漢之汝氏，高都，方是上黨郡地；不過此三縣戰國時若悉為魏有（唐陵川縣位於丹水之東，濁漳水之北；前論魏地以為魏上黨僅在此區域，証諸今所攷，誤），則豈非唐澤州地當昔上黨界內者，韓



氏乃毫無所有乎？兼據漢地勢言之，潁澤之南，舊則爲魏河內地；魏潁澤設與高都接壤，是韓將無塗自端氏以達其野王；與白起傳所謂『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之語不合矣。故潁澤高都之間必爲韓地，始得從端氏以通野王；疑自潁澤以北以東沿沁水流域俱爲韓有。魏上黨地僅有泫氏全境及高都之東部而已。

水經濁漳水注引『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十二年

（周顯王十年），鄭取屯留，尚子，涅」。尚子，即長子之異名也。今叅以東周策或爲周最謂金投曰：『……公不

如……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及張儀傳

儀論伐韓曰：『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諸語，事俱在周

顯十年後，可證屯留長子於茲實屬韓。二縣至唐，俱屬潞

州。又上於澤州所引趙策，韓之『路，涉』，於漢爲上黨郡

之潞縣（潞古通路）與魏郡之涉縣（今漢地志作『沙縣』，魏地志并

州襄垣郡刈陵縣注云：『二漢晉曰潞，屬上黨』，舊唐地志河東道潞州於縣

云：『漢潞縣』，元和志卷十五於縣亦云：『本漢潞縣』，無言爲『沙』者；

疑漢志有誤；唐爲潞城及涉，亦同屬潞州。竹書所謂之『

涅』，即漢上黨之涅氏，後漢仍曰涅，元魏爲并州鄉郡之陽

城，隋大業初省入上黨郡之銅鞮，唐爲潞州之武鄉縣地。

舊唐地志云武鄉爲漢襄垣縣，恐誤：因縣實位於漢涅氏之城。若襄垣唐

仍舊稱，尙在武鄉之南。涉在潞州之極東，武鄉爲州之東北

邊，二縣之西南方是屯留，長子，潞城諸縣；餘若銅鞮，

襄垣，黎城則盡包於上舉涉縣等之內，上黨壺關位於潞城

長子之間；元和志謂『潞州，戰國時屬韓』，是。

韓策一秦圍宜陽章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蘭，

離石，祁』之『祁』，漢隸太原郡；唐因之；其地在沁州

之北。州之東南西則爲晉潞二州。沁之四周於戰國既俱爲

韓地，則其全境昔自應爲韓有；元和志所斷亦是。（依國

策，趙亦有蘭，離石，祁。但燕策二及蘇秦傳蘇代約燕王曰：『……秦正

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秦欲攻韓致蘭石』。

祁於此蓋包於太原之內，石即離石：是韓之有蘭，離石，祁亦甚確。戰國

間有兩國分據一地者，此殆即是。）

『儀州』，唐一作『遼州』；於漢已是上黨郡之東北

邊。趙策一趙收天下且以伐齊章（趙世家見惠文王十六年），蘇

代爲齊遺書趙王曰：『……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同策

二武靈王平晝閒居章（世家見王之十九年），王曰：『……今吾

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

邊，而無騎射之備，……以備上黨之形。是趙原實有上黨。又策地攷謂趙奢破秦之趙閼與，即在本州之和順縣；韓閼與則在武鄉縣(縣已見前潞州內)。故本州舊若亦為韓地，則詎非趙於上黨無所有，不合於上所引策史之文乎？元和志之文蓋誤。其故殆由於唐之和順武鄉，當戰國時悉為閼與地，韓趙交有之；試觀趙奢傳『秦伐韓，軍於閼與』時，年表趙惠文二十九年則稱『秦拔我閼與，趙奢將擊秦，大破之』，便可為證。元和志乃於和順縣云：『即韓之閼與邑』，而不識武鄉縣亦古閼與之一部，方是韓地也。

漢上黨郡所領十四縣，其當唐潞州區域者，為涅氏

(唐武鄉縣)，潞(唐潞城縣)，余吾(東漢省入屯留，郡國志劉昭注云：余

吾城在屯留西北三十里)，襄垣，銅鞮，壺關，屯留，長子(唐俱

沿而未改)八縣。當唐澤州地者，為泫氏(唐曰平高)，高都(唐

曰晉城)，陽阿(元魏縣，屬建州高都郡，北齊省入高都，唐為晉城縣地)

三縣。當晉州地者，為隋氏縣(後漢改曰猗氏；舊唐地志於冀氏縣

云：『漢猗氏縣地』。當沁州地者，為穀遠縣(舊志沁州沁源縣下

云：『漢穀遠縣，……後魏改為沁源』。當儀州地者，為沾縣(舊志

於和順縣云：『漢沾縣地，隋為和順縣』)。舍如上所證沾縣應屬

趙，泫氏全境與高都之東部應屬魏，餘悉為韓有。

### 河東之平陽，及翼城旁之安邑，與垣縣東之武遂

前論魏地，業云韓於河東有平陽，武遂。

『平陽』於漢為河東縣。

『武遂』地闕；若因秦本紀武王四年『拔宜陽，……

涉河城武遂』二語斷之，地當在大河之北，遙與宜陽隔河

相對。準之宜陽，疑在漢河東郡垣縣附近；楊守敬於戰國

疆域圖著之縣東，殆是。唯魏世家武侯二年云『城……王

垣』，索隱引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魏

策三第二章『芒卯謂秦王曰：『……王之所欲於魏者，長

羊，王屋，洛林之地也』。是則垣縣於戰國乃魏地。惟

呂覽應言篇則云：『魏令孟卯割絳，傍(畢沅謂此為『汾』字之古

文)，安邑之地以與秦王』。魏世家昭王六年則云：『予秦

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未詳舉為河東某部；且

入安邑依年表尙在此後四年。同記一事，所書乃各異。按

垣縣已屆漢河東郡之東邊，鄰於河內，南則大河；據史論

之，當不能容得方四百里之區域。『汾絳』位於垣縣之西

北，地勢較闊；不韋身執秦政，所本之舊聞亦當較確；魏

所入地似以從呂覽為是。武侯雖築城於王垣，其附近之地

未必即悉為魏有。且王垣西已是魏之安邑，故韓氏河東地

之臨河者，舍王垣以東殊別無相當者，武遂諒應在其間。

韓之『安邑』 白起傳云：『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

伊闕。……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韓策三有『安

邑之御史死』章。是則韓於河北亦別有地名安邑者。

韓安邑地亦闕。集解引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魏曲

沃，安邑在其南）東北有乾河口，名曰乾河里；但有故渠處，

無復水也』。索隱曰：『魏以安邑入秦（起取韓安邑，斷之伊

闕之戰，為秦昭十四年。魏入安邑則在昭二十一年，貞誤）。然安邑以

東皆韓故地，故曰韓安邑』。

按伊闕在大河之南；以方位言，於河北業當魏氏河內

之西部。白起既於伊闕戰後復渡河而取韓地，要當逕渡自

河南，若宜陽之類，以直達河北。故其所至地，應在河東

河內之間始當；似斷無迂道旋秦，更渡自河西，經河東

之西部以攻韓之理。攷諸國策，伊闕戰後，雖不聞秦踰河

攻韓，却曾攻魏上黨；西周策第十一章『犀武敗於伊闕，

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是也。今因之可思

及韓安邑設在魏安邑左近，則同時何以不聞魏安邑告急，

而反危及其遠隔五百里外之上黨？是韓魏二地必不相近，

可斷言也。郭璞司馬貞蓋於起傳俱未連想及上文，遂誤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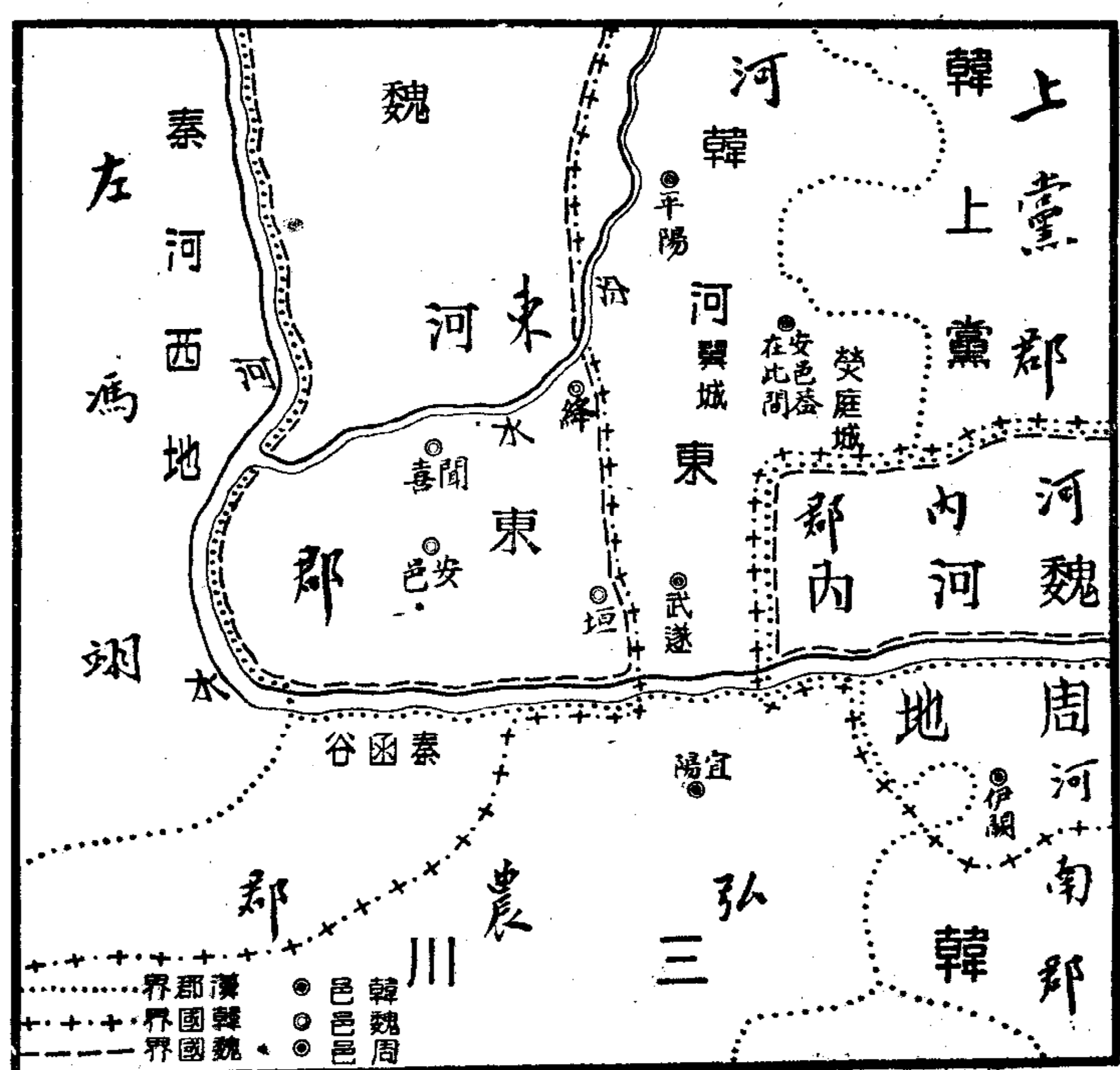
為秦乃渡自河西，故並謂密邇魏之安邑；貞說尤覺支離。

水經澮水注『西逕熒庭城南，而西出紫谷，與乾河

合；即教水之枝川也』下，曾引及上所節起傳文。顧祖禹

大事表七之三云：『今平陽府翼城縣東南七十五里有熒庭

城』。



翼城於漢為絳縣地（見郡國志河東郡）。依據當時地勢言

之，已屆河東上黨交界處。韓安邑應在其附近，東接於上

黨，去魏安邑則尚遠（自今安邑至翼城約二百六十里）。因今翼城

縣西六十里之曲沃縣即漢之絳縣，戰國為魏邑，自其地以西畢屬魏，非韓地所能及矣。茲緣白起所出塗，更酌以當時地理之經界，似水經注較為可采，韓安邑實別在一地，疑即位於平陽武遂之間；三者相連屬，自武遂以接河南。

(古平陽今為山西臨汾縣，翼城即鄰於其南。前於魏地云平陽去大河約四百里，又知韓曾以武遂地二百里予秦，其區域甚廣，可見平陽，安邑，武遂必得相銜接。)

### 河內之野王，平皋

前於魏地得知河內有韓之野王邢丘。『野王』漢仍舊名，今為河南之河內縣。『邢丘』漢曰『平皋』；大事表七之三於晉邢丘云：『杜註「今河內平皋縣」。今懷慶府河內縣東南七十里有平皋故城，……南即大河。』(茲據大事表，是野王距邢丘不遠；韓之上黨當即由此間以達河南，魏河內地似亦為韓所中絕。前云韓出自沁水，蓋誤。)

### 河南之新城，梁，緹氏及卷縣之垣雍

『新城』秦策一司馬錯與張儀爭論章『張儀曰：不如伐韓。……秦攻新城宜陽』。策地攷謂即漢河南郡之新城，其地近於宜陽，所斷當是。又西周策雍氏之役章及周本紀赧王八年有『韓與周高都』之語。郡國志河南尹新城縣有『高都城』，劉昭注即引周本紀文；地於漢蓋併入新

城。

『梁』高誘於齊策一南梁之難章注云：『韓邑也，今河南梁縣』。

『垣雍』秦本紀昭四十八年，『韓獻垣雍』。集解引司馬彪曰：『河南卷縣(戰國屬魏)有垣雍城』。水經陰溝水注『又東……逕垣雍城南』下云：『郡國志曰：「卷縣有垣雍城」，即史記所謂韓獻秦垣雍是也』。

『緹氏』說見周地。

### 潁川之鄆，綸氏

『鄆』韓世家宣惠十四年，『秦伐敗我鄆』。集解引徐廣曰：『潁川鄆陵縣』。按魏亦有『鄆』，此殆又為二國所分有者矣。

『綸氏』竹書有『三十五年，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鄆，圍綸氏』之語。縣於漢屬潁川。(林春溥謂竹書文為顯王時事。按竹書作於戰國之際，周王在位顯卅五年者止顯王一人，此說似當。)

### 魏郡之涉，武始

『涉』已見前(於上黨論唐潞州涉縣注)。

秦本紀昭十四年，『向壽伐韓，取武始。左更白起攻新城。集解云，『地理志魏郡有武始』。正義引括地志曰：『……武始故城，在洛州武始縣西南十里』。按魏郡

之武始，地逼近故趙都之邯鄲，尚在趙武安之東北，魏河內之北，不識韓地得及之否？且於時韓氏河北諸地猶豪無所失；即武始爲韓有，秦何爲舍其近於己之河東，若武遂平陽之類，而深入趙魏境內以攻韓極東之地？事殊可疑。今參以同時『白起攻新城』之語，其地在河南；唐初之洛州，即漢之河南郡；則向壽所伐者似亦應在河南，括地志所書較當。但攷新舊唐書地志，洛州止有武泰，武臨，而無武始；兼彼二縣乃則天后所置，括地志亦不得及之；『洛』字恐有誤，依形近言，疑是『洛』字之譌。前漢之武始，後漢即廢，未言省入某縣；其地最近於武安，殆即與之合併。武安於唐初屬洛州；括地志所謂武始縣之『始』字，疑本作『安』，或又因上文『武始故城』之『始』字而譌；原文蓋作『武始故城在洛州武安縣西南十里』。韓之武始，仍爲在漢魏郡者。

至秦不應攻及韓邊遠地之感，如上所引，韓世家惠宣十四年『秦伐敗我郢』，地已在韓所都陽翟之東。時於秦方惠文後元六年，較前于白起之攻武始二十六年。彼曩既能越韓氏河南之全境以攻其東邊，則此亦無足爲異矣。

### 西河之蘭，離石；太原之祁

前於上黨論唐沁州所舉韓之蘭，離石，於漢屬西河

郡；祁屬太原郡。

### 弘農之陸渾，盧氏

韓地依前論秦四封之時際論之，應爲宜惠王末業之疆域；時宜陽向未失，其三川地猶全。『三川』乃因地位於河洛伊三流域而得名；今按宜陽止居河洛之間，是則伊洛之間亦必須有韓地，方得謂之三川。漢弘農郡爲古三川之一部，自弘農縣以東，如陝，澗池，新安，宜陽，陸渾，盧氏，於春秋悉爲晉有。三卿分晉時，魏得其沿河自陝而西弘農故關內外諸地。餘舍澗池，新安，宜陽知原隸韓；若陸渾居于洛南伊北，其西則爲盧氏，疑戰國時二縣亦係韓地。趙世家惠文十六年蘇代爲齊遺之書曰：『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而禍及於趙』。代此說去韓亡宜陽等邑業二十餘年，而三川之名仍存。於時陸渾盧氏而外，韓地在伊洛流域可確知者，尙止有一新城（漢隸河南），似不足當三川之名；可證陸渾盧氏昔亦必屬韓。

### 蘇秦所舉韓地

韓策一及蘇秦傳秦說韓之辭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商，策作常）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廕山』。今考如下：

『鞏』 秦本紀莊襄王元年『使蒙驁伐韓，韓獻成皋

鞏』。正義引括地志曰：『……今洛州鞏縣。爾時秦滅東周，韓亦得其地，又獻於秦』。策地攷因蘇秦之說，云周韓原交有鞏縣之地，語是。又秦策三及范雎傳，雎說昭王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亦可證周末滅前，韓已自有鞏；括地志誤。梁玉繩史記志疑卷四於秦紀此文云：『……鞏爲東周所居，韓安得有之？……史豈因是年秦滅東周兼得鞏地而混言之邪？』按蘇秦范雎之說，一則面韓王而舉其地，一則策畫軍事，設非韓誠有鞏，何得輕妄言之？史公於叙相同之事而書地彼此不一致者，往往而有；不宜執是便謂有誤。又戰國時兩國共有一地之例，梁氏蓋尙未及知，故遂有上論耳。且年表於此際稱：『蒙驁取成皋，滎陽。元年，初置三川郡。呂不韋相，取東周』。若純就此文測之，似取成皋時，莊襄尙未改元，在未取東周之鞏以前；史亦不至混言之也。

『洛』 洛水上流所經，若盧氏宜陽以抵新城之北，俱爲韓地；下流自合伊水處經緱氏鞏以入大河，蓋洛南屬韓，洛北屬周。季子以與鞏成皋並舉，殆指下流而言。若上流所經，乃韓之腹地，不應言『北有』也。

『成皋』 地已見於班氏語中，茲因上引秦本紀及范

雎傳文，亦可證韓確有成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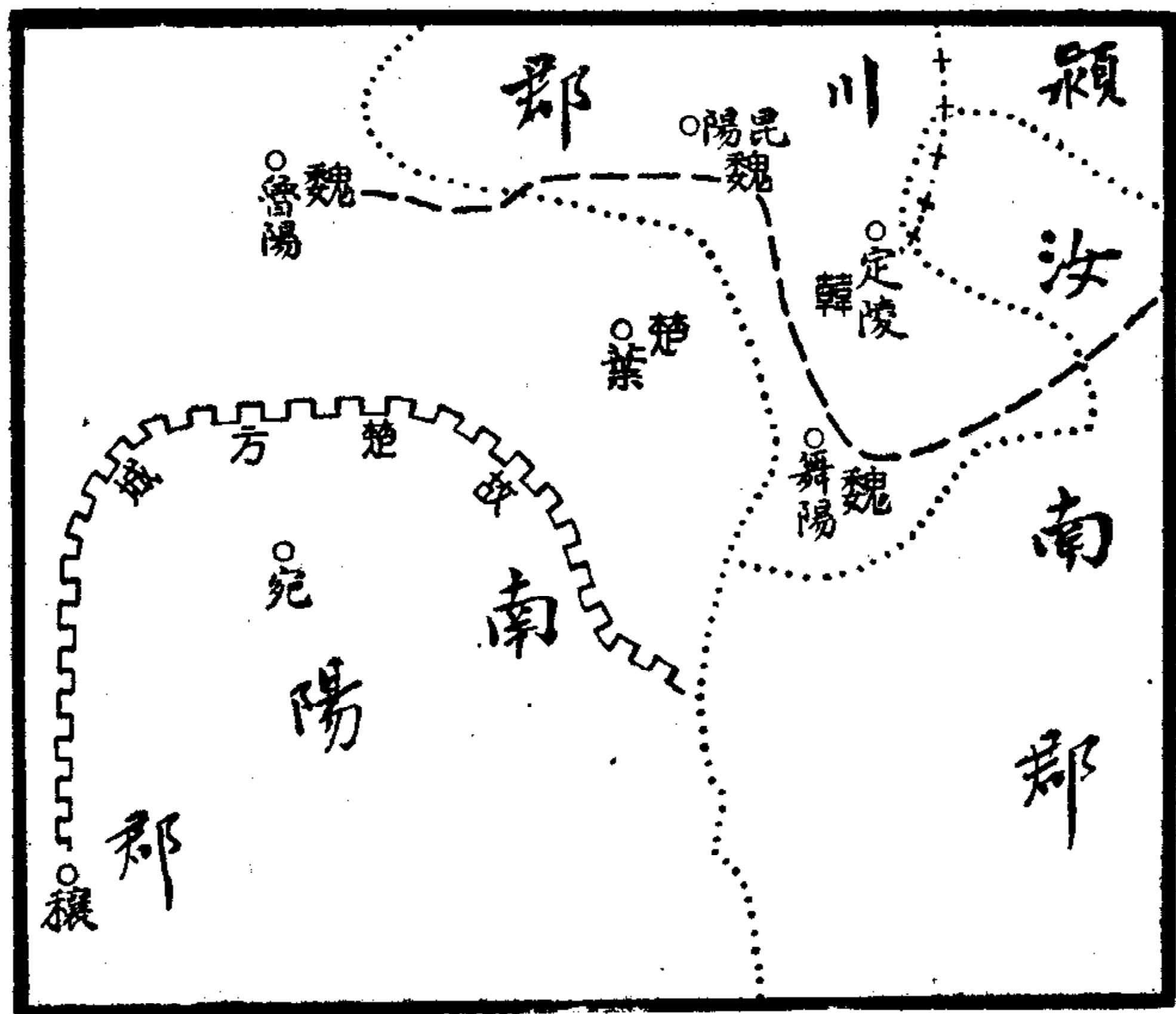
『商阪』 正義曰：『……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縣南一里，亦曰楚山，武關在焉』。又商君傳『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正義曰：『……商洛縣在商州東八十九里』。按秦之武關在今商縣（即唐商州治）東二百里，則唐之商洛（今爲棗）乃在武關之內；秦有其地已久，非韓境所能至。正義云商阪在商洛縣，似不合。策地攷於釋『常阪』曰：『元和志』即晉陰地』，……今在陝西商州東南九十里』。顧祖禹大事表六上云：『盧氏縣有陰地城，爲晉之陰地』。河南之盧氏，本與陝西故商州之雒南縣接界；其間山嶺交錯，疑蘇秦所指當在盧氏之西境；或以地近商邑而名『商阪』，斷不宜在唐之商洛縣。茲因之並可知前論盧氏隸於韓，蓋非妄也。又策地攷原會引及正義，故亦有『在今陝西』云云一語，與之同誤。

『宛，穰』 韓世家襄王十一年『秦伐我取穰』，正義曰：『鄧州縣也』。又釐王五年『秦拔我宛』，正義曰：『鄧州縣也，時屬韓』。按唐鄧州之宛穰，於戰國在韓之西南，與蘇秦『東有宛穰』之義弗合。水經漢水注，『漢水又東南逕長社縣故城西北，……又東南逕宛亭西』，下云：『鄭大夫宛射犬之邑也』；策地攷即以此當之。其



地雖位于韓之東部，但前已知長社縣乃魏境；此豈宛亭獨屬於韓，而且非正義所指之地耶？

至於『穰』，策地攷引胡三省通鑑注（見赧十四年），謂『以時攷之，穰當屬楚。韓得潁川之地，與南陽接境，或者此時穰屬韓歟？』今攷韓地之當漢潁川者，雖近於南陽之東北邊；而穰則猶在南陽之西南，楚方城之內，去潁川尚遠，不得接境而為韓有。兼之潁川與南陽毘連處，自南陽之魯陽斜向東南銜接潁川之昆陽舞陽以抵汝南郡，曩悉



屬魏，而橫梗於楚韓之間（韓之定陵，雖居昆陽舞陽之中，但不能隔斷二縣。因昆陽舞陽若弗相連屬，則魏氏其間之地將中絕，而孤懸於外，必無是理），故二國於此壤地且不得相接。胡氏原就世家之『穰』而強為之解，固誤；策地考引以證蘇秦語，尤謬。秦所言者，今或地闕；不然，或竟失實。因其所舉地脫略甚多，如在河北者直無一言及；時人述時事，焉能疏忽至於如此？足見其語蓋非原迹，弗應悉徵信之，妄為論證也。

韓世家之『宛，穰』，疑亦在南陽；唯與楚地則有不同。楚世家懷王二十六年稱：『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時於韓為襄王九年；此文雖未言三國攻得楚地，而孟嘗君傳齊韓魏共攻秦時，蘇代曾追述之云：『齊為韓魏攻楚，九（有誤，鮑彪策注已嘗言之）年而取宛葉以北』，可證楚曾失地。『宛葉以北』，昔亦為南陽地；此殆韓分得而後，亦名曰『宛，穰』，終又陸續入秦也。  
（斯事已在今所定時際之後；又蘇秦所舉之穰，既莫識其處，茲於下文總敘韓地時俱不列入。）

『洧水』 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又東過其縣南，又東過鄆縣南，……又東南過長社縣北』。『鄭』即韓舊嘗建都之『新鄭』，密縣接其西北，長社在其

東南，俱位於韓之東部；洧水上游既經行其間，是蘇秦語合。

『陘山』集解引徐廣曰：『召陵有陘亭，密縣有陘山』。正義曰：『在新鄭西南三十里』。按密與新鄭尚在韓

都陽翟之北，非韓境之南部，與『南有陘山』之義弗合。

策地考因謂在『召陵』，不過召陵乃魏地；且其北即魏之西華，穩疆，韓地殊無從與之銜接；止西北似得遙通韓之『定陵』，陘山殆位於其間。

### 韓氏疆域在河南者

潁川有父城，定陵，潁陽，潁陰，陽翟，邾，富高，陽城，鄆，綸氏及長社之宛亭。

河南有新鄭，城皋，鞏，滎陽，新城，梁，緱氏，及

## 宋史地理志燕雲兩路集證

燕山府路：府一：燕山。州九：涿，檀，平，易，

營，順，薊，景，經。縣二十。

案『縣二十』，當作『縣三十』。下文燕山府縣十二，涿四，檀二，平三，易三，營一，順一，薊三，景一，經本薊屬縣，故合得三十縣。

宣和四年，詔山前收復州縣合置監司，以燕山府路為名；

卷縣之垣雍。

弘農有新安，宜陽，陸渾，盧氏。

南陽僅有鄰於河南梁縣之一小部。

### 在河北者

上黨有涅氏，潞，余吾，襄垣，銅鞮，壺關，屯留，長子，陽阿，騎氏，穀遠。

河東有平陽，與翼城左近之安邑，及垣縣東之武遂。

河內有野王，平皋。

魏郡有涉，武始。

西河有萌，離石。

太原有祁。

山後別名雲中府路。

燕山府：唐幽州，范陽郡，盧龍軍節度。

通典一七八云，『(元)魏置幽州，……後周置燕范陽

二郡。隋初並廢。楊帝初，併置涿郡。大唐為幽州，

或為范陽郡』。舊唐志云，『隋為涿郡，武德元年改

為幽州。……天寶九年改為范陽郡。……乾元元年復

王育伊

爲幽州』。新唐志云，『幽州范陽郡……本涿郡，天寶元年更名』。嚴觀元和郡縣補志三云，『後周建德六年置幽州總管府。隋開皇三年郡廢。大業元年府廢，三年改爲涿郡。武德元年復曰幽州，置總管府。……天寶元年改爲范陽郡。……乾元元年復改郡爲幽州。寶應元年改節度使爲幽州節度使，後又兼盧龍軍節度使』。

案舊唐志『天寶九年改爲范陽郡』，疑爲元年之訛；新唐志，元和補志並作元年，又檀，平，易，營，順，薊諸州改郡並在元年，可證。

石晉以賂契丹。

案石晉割賂契丹之地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朔，寰，蔚十六州，見通鑑二八〇晉高紀上之上，五代史八晉高紀，六〇職方考，契丹國志二太宗紀上，遼史四太宗紀下。『莫』，歐史作『漠』。

契丹建爲南京，又改號燕京。

舊五代史晉高紀二：天福二年正月庚申『定州奏：契丹改幽州爲南京』。通鑑二八一天福二年正月云，『契丹以幽州爲南京』。五代史七二四夷附錄一云，『

契丹……乃以幽州爲燕京』。契丹國志二會同元年云，『遼以幽州爲南京』，二二四京本末南京云，『契丹自晉割棄，建爲南京，又爲燕京析津府』。遼史四太宗紀下會同元年十一月：『……升幽州爲南京』，地理志：『太宗升爲南京，又曰燕京』。金志云，『中都路，遼會同元年爲南京，開泰元年號燕京』。又云，『大興府，上。晉幽州。遼會同元年陞爲南京』。

金人滅契丹，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二十四縣來歸。

案宋通鑑金滅遼始于政和八年（是年十一月改元重和，遼天慶八年，金天輔二年）。遼亡于保大五年（宋宣和七年，金天會三年）。宋人初求五代以後陷入契丹漢地于金，其範圍即宋志之燕雲二路。金則以平，營，灤三州非石晉賂地，執不與，宋宣和五年三月致金誓書，金天輔七年四月復宋誓書，止載金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並屬縣割與宋。宋金爭議，散見三朝北盟會編一五以前各卷，往復誓書亦見會編及大金弔伐錄一。

又案：遼志南京領縣十一，涿四，檀二，易三，順

一，薊三，景一，合得二十五縣。南京無三河，有玉河，薊州有三河。宋志燕山府薊州並有三河。疑遼志『玉河』為『三河』之訛，而『三河』又復出；宋志『三河』亦復出。故兩志二十五之數，疑當為二十四。

宣和四年，改燕京為燕山府，又改郡曰廣陽，節度曰永清軍。

會編一〇：宣和四年十月五日庚寅，『御筆改燕京為燕山府』。又云『舊號廣陽郡，有永清軍節度使』。與志異。

領十二縣。

案此四字應置『七年……金人復取之』文後。

五年，童貫蔡攸入燕山。

會編一六：宣和五年四月十七日庚子，童貫蔡攸整軍容入燕山府，宋史徽紀同。

七年，郭藥師以燕山叛，金人復取之。

會編二三，二四：宣和七年十二月九日丙午，幹離不犯燕山，郭藥師叛降，率常勝軍以迎之。十日丁未，幹離不陷燕山府。

永清 三河 香河賜名清化 灤陰

會編一〇燕山府十二縣，『廣平』作『宛平』，餘同。又宣和四年十月九日甲午御筆賜名，同。

案遼志南京領縣十一：析津，宛平，昌平，良鄉，灤，安次，永清，武清，香河，玉河，灤陰。與宋志異。

涿州：唐置。

舊唐志云，『本幽州之范陽縣。大曆四年，幽州節度使朱希彩奏請於范陽縣置涿州，仍割幽州之范陽，歸義，固安三縣以隸涿』。新唐志略同。

石晉以賂契丹。

見燕山府證。

宣和四年，金將郭藥師以州降。

會編九：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己卯，『遼將都管押常勝軍涿州留守郭藥師上表以涿州來降』。志云『金將』，誤。

賜郡名曰涿水，升威行軍節度。

會編一〇：宣和四年十月九日甲午，御筆涿易八州並賜名，同。

析津 廣平 都市賜名廣寧 昌平 良鄉 灤 武清 安次

縣四： 范陽 歸義 同安 新城賜名威城

會編一〇涿州四縣，『同安』一作『固安』，餘同。

又宣和四年十月九日甲午御筆賜名，同。遼志涿州四縣：范陽，固安，新城，歸義。

檀州：隋置。

隋志冀州安樂郡原註云，『舊置安州。後周改爲玄州。開皇十六年州徙；尋置檀州』。通典一七八云，

『隋徙元州於漁陽；尋復於今郡置檀州』。舊唐志

云，『隋置安樂郡。……武德元年改爲檀州』。通考

三一六云，『隋徙元州於漁陽；尋復於今郡置檀州。

煬帝初改置安樂郡』。元和補志三云，『隋開皇元

年徙（元）州治于漁陽。十六年乃割幽之燕樂密雲，于

舊州治置檀州。大業三年罷爲安樂郡』。

石晉以賂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

見燕山府證。

賜郡名曰橫山，升鎮遠軍節度。

會編一〇：宣和四年十月九日甲午，御筆檀州賜名橫

山郡，鎮海軍節度。與志異。

七年，金人復破之。

會編二二：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癸巳，幹離不陷

檀州。

縣二：密雲 行唐賜名威塞

會編一〇檀州二縣，同。又宣和四年十月九日甲午御筆賜名，同。遼志檀州二縣，同。

平州：隋置。

隋志冀州北平郡原註云，『舊置平州』。通典一七八

云，『隋初置平州。煬帝初，州廢，復置北平郡』。

舊唐志云，『隋爲北平郡。武德二年改爲平州』。遼

志云，『秦爲遼西右北平二郡地，漢因之。……隋開

皇中改平州。大業初復爲郡』。元和補志三云，『（魏）

太武置平州，又分置北平郡。後齊省遼西入北平。隋

開皇元年郡廢；大業元年復曰北平郡』。

後唐時爲契丹所陷。改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

通考三一六云，『唐末劉仁恭以遺契丹。後唐莊宗取

之。後復陷契丹。契丹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灤二州

隸之，號爲平州路』。遼志云，『平州遼興軍，上，

節度。……太祖天贊二年取之，以定州俘戶錯置其

地。統州二，縣三』。遼史太祖紀下：天贊二年正月

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二月甲子，『以平

州爲盧龍軍，置節度使』。舊五代史三九唐明紀五，

通鑑二七六唐明紀：平州之陷並繫天成三年。營州，

見後。灤州，遼志謂太祖以俘戶置。

宣和四年，賜郡名漁陽，升撫寧軍節度。

會編一〇：宣和四年十月九日甲午御筆賜名，同。『

漁陽』，一本作『海陽』。

五年，遼將張覺據州來降，尋為金所破。

張覺，宋金二史並有傳。會編一七，長編紀事本末一

四四，遼史天祚紀並作『張穀』，曹勛北狩見聞錄作

『張珏』。案覺附宋在宣和五年六月，宋授覺泰寧軍

節度使，世襲平州；不半年而敗，金取平州。事具王

稱東都事略一二五金國附錄上，契丹國志一二天祚紀

下，及宋金二史覺傳。

縣三：盧龍賜名盧城 石城賜名臨關 馬城賜名安城

會編一〇平州三縣，同。『石城』，一本作『古城』。

又宣和四年十月九日甲午御筆賜名，同。遼志平州三

縣：盧龍，安喜，望都。

易州：唐置。

元和郡縣志二二云，『……今州則漢涿郡故安縣之

地。隋開皇元年改為易州。……隋亂陷賊。武德四

年，又改易州』。通典一七八云，『隋初置昌黎郡；

後兼置易州。煬帝初州廢，置上谷郡。大唐因之』。

舊唐志云，『隋上谷郡。武德四年，討平寶建德，改  
為易州』。

雍熙四年，陷于契丹。

案遼史一二聖宗紀二，四〇地理志四，易州之入遼並

繫統和七年，即宋太宗端拱二年。與此不合。

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

案會編一〇：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乙酉，取易州，

蓋遼守臣高鳳王琮等降也。與此不合。

賜郡名曰遂武，防禦。

會編一〇：宣和四年十月九日甲午御筆賜名，同。

縣三：易水 涑水 容城

會編一〇易州三縣，同。遼志易州三縣：易，涑水，

容城。

營州：隋置。

隋志冀州遼西郡原注云，『舊置營州』。通典一七八

云，『後魏置營州。後周武帝平齊，其地猶為高寶寧

所據。隋文帝時，討平寶寧，復以其地為營州』。

後唐時為契丹所陷。

通考三一六云，『唐末劉仁恭以遺契丹。後唐莊宗滅

仁恭而取其地。既滅梁，復陷契丹』。五代史職方考

及四夷附錄並繫後唐。

宣和四年，賜郡名曰平盧，防禦。

會編一〇：宣和四年十月九日甲午御筆賜名，同。

縣一：都城賜名嶺山

會編一〇營州一縣，同。一本作柳城。又宣和四年十

月九日甲午御筆賜名，同。遼志營州一縣，廣寧。

順州：唐置。

通典一七八云，『在范陽郡城。大唐天寶初置』。舊

唐志云，『貞觀六年置』。新唐志無。太平御覽一六

二引方輿志云，『順州順義郡，在范陽郡。唐天寶初

置』。

石晉以賂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

見燕山府證。

賜郡名曰順興，團練。

會編一〇：宣和四年十月九日甲午御筆賜名，同。

縣一：懷柔。

會編一〇順州一縣，同。遼志同。

薊州：唐置。

通典一七八云，『開元十八年析幽州置薊州，或爲漁

陽郡』。唐會要七一云，『開元十一年閏六月一日，

割漁陽，玉田，三河置』。舊唐志云，『開元十八年，分幽州之三縣置』。新唐志云，『開元十八年析幽州置』。

石晉以賂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

見燕山府證。

賜郡名曰廣川，團練。

會編一〇：宣和四年十月九日甲午御筆賜名，同。

七年，金人破之。

會編二三：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乙未，韓離不陷

薊州。

縣三：漁陽賜名平盧 三河 玉田

會編一〇薊州三縣，同。又宣和四年十月九日甲午御

筆賜名，同。遼志薊州三縣，同。

景州：契丹置。

遼志云，『重熙中置』。

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

見燕山府證。

賜郡名曰灤川，軍事。

會編一〇：宣和四年十月九日甲午御筆賜名，同。

縣一：遵化。

會編一〇景州一縣，同。遼志同。

經州：本薊州玉田縣。宣和六年建爲州。七年陷于金。

### 雲中府路

案此下疑有脫文，當作『府一：雲中。州八：武，

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媯。縣二十六』。各

州下亦失書屬縣，可據遼志補。

雲中府：唐雲州，大同軍節度。

元和志十八云，『武德四年平劉武周，置北恆州；七

年廢。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界定襄城移雲州及定襄

縣于此；後爲默覈所破，移百姓于朔州。開元十八年

復置雲州及雲中縣』。通典一七九云，『大唐置雲

州，或爲雲中郡』。舊唐志云，『武德四年，平劉武

周；六年，置北恆州；七年，州廢。貞觀十四年，自

朔州北定襄城移雲州及定襄縣置於此。永淳元年，爲

賊所破，因廢，乃移百姓於朔州。開元二十年，復爲

雲州』。新唐志云，『永淳元年爲默覈所破，徙其民

於朔州。開元十八年復置』。通考三一六同新唐志。

遼志云，『開元十八年置雲中州。天寶元年改雲中

郡。乾元元年曰雲州。乾符三年，大同軍節度使李國

昌子克用爲雲中守捉使，殺防禦使，據州以聞。僖宗

赦克用，以國昌爲大同軍防禦使；不受命。同光三

年，復以雲中爲大同軍節度使』。

石晉以賂契丹。

見燕山府證。

契丹號爲西京。

通考三一六云，『契丹號爲西京』。遼志云，『晉高

祖代唐，以契丹有援立功，割山前代北地爲賂，大同

來屬，因建西京。……初爲大同軍節度使。重熙十三

年，升爲西京，府曰大同』。領州二，縣七：大同

縣，雲中縣，天成縣，長青縣，奉義縣，懷仁縣，懷

安縣。金志云，『遼重熙十三年，升爲西京，府名大

同』。

宣和三年，始得雲中府，武，應，朔，蔚，奉聖，歸化，

媯等州，所謂『山後九州』也。

案『三年』當作『五年』，下文武州云，『宣和五年

金人以州來歸』，應，朔，蔚三州並五年來降，可

證。又案山後諸州，金人僅于天輔七年二月致宋事目

中許割與宋，見會編一四，弔伐錄一，而迄未著之誓

書。是年十一月（金改天會元，宋宣和五），金嘗詔南京



〔平州〕割武朔二州與宋，見金史太宗紀。會編一八：宣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壬寅，金人欲交割我朔，武，蔚三州，而國王告殂，不及取三州而去』。餘州宋未嘗得。則志文『始得雲中府……山後九州也』云云，誤。

### 武州：唐置。

案舊唐志無。新唐志河北道武州，原註云『關』。在河北道，當爲契丹改名『歸化州』之武州，非此。遼志云，『唐末置武州。唐改毅州。重熙九年復武州，號宣威軍。統縣一：神武縣』。疑是此。

### 石晉以略契丹。

案石晉所略，乃契丹改名『歸化州』之武州，非此。見後。

### 宣和五年，金人以州來歸。

見雲中府證。會編一八：宣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壬寅，金人欲交割我朔，武，蔚三州，而國王告殂，不及取三州而去』。

### 六年，築固疆堡。尋復爲金人所取。

會編二三：宣和七年十二月八日乙巳，『粘罕犯朔州，漢兒開門獻之。又至武州，漢兒爲內應。遂陷朔

### 武二州。

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後唐置彰國軍。

通考三一六云，『唐末置。後唐天成七年升彰國軍節度』。遼志云，『唐武德中置金城縣，後改應州。後唐明宗，州人也。天成元年，升彰國軍節度，興唐軍，寰州隸焉』。

### 石晉以略契丹。

見燕山府證。遼志云，『統縣三：金城縣，渾源縣，河陰縣』。

宣和五年，契丹將蘇京以州來降。金人尋逐京，復取之。通考三一六云，『宋宣和五年，應州守將蘇京以州來降，尋爲女真所逐，遂復取應州』。

### 朔州：唐置。後唐爲振武軍。

元和志一八云，『（元魏）孝文遷洛之後，又于定襄故城置朔州。葛榮之亂，州郡又廢。高齊文宣帝又于馬邑城置朔州，即今理是也。……大業三年罷州爲馬邑郡。皇朝改爲朔州』。通典一七九略同。舊唐志云，『隋馬邑縣。武德四年，置朔州』。通考三一六云，『後唐爲振武軍』。遼志云，『……隋大業三年改馬邑郡。唐武德四年復朔州』。

石晉以賂契丹。

見燕山府證。遼志云，『統州一，縣三：鄆陽縣，寧遠縣，馬邑縣』。

宣和五年，守將韓正以州來降。金人尋逐正，復取之。

見武州證。通考三一六云，『宋宣和五年，契丹守將韓正以州來降；尋爲金人所逐而取其地』。

蔚州：唐置。

元和志一八云，『周宣帝于今理置蔚州。大業三年罷州，置雁門郡。武德四年平劉武周，重置蔚州』。通典一七九云，『後周置蔚州。隋置上谷郡。大唐置蔚州，或爲安邊郡』。舊唐志云，『隋雁門郡之靈丘縣。武德四年，平劉武周；六年置蔚州』。新唐志云，『隋雁門郡之靈丘，上谷郡之飛狐縣地。唐初沒突厥。武德六年置州』。遼志云，『周宣帝始置蔚州。隋開皇中廢。唐武德四年復置』。

石晉以賂契丹。

見燕山府證。遼志云，『統縣五：靈仙縣，定安縣，飛狐縣，靈丘縣，廣陵縣』。

宣和五年，守將陳翊以州來降。六年，翊爲金人所殺，復取之。

見武州證。會編一九：宣和六年『八月，金人復取蔚州，……及陷飛狐靈丘二縣』。通考三一六云，『宋

宣和五年，契丹守將陳翊以州來降。六年，金攻翊，殺之，復取其地』。

奉聖州：唐新州。後唐置威塞軍節度。

案舊唐志無。新唐志新州原註云『闕』。通考三一六云，『唐末置。後唐同光二年升威勝軍節度』。遼志云，『本唐新州。後唐置團練使，總山後八軍。……同光二年升威塞軍』。

石晉以賂契丹。在雲中府之東。契丹改爲奉聖州。

見燕山府證。通考三一六云，『石晉時沒於契丹，改爲奉聖州。其地在雲中府之東』。遼志云，『石晉高祖割獻太宗，改升。……東南至南京三百里，西北至西京四百四十里。……統州三縣四：永興縣，攀山縣，龍門縣，望雲縣』。

歸化州：舊毅州。後唐改爲武州。

新唐志云，『武州，闕。領縣一：文德』。通考三一六武州云，『唐末置。……後唐改爲毅州』。遼志云，『本漢下洛縣。……唐升武州。僖宗改毅州。後唐太祖復武州。明宗又爲毅州。潞王仍爲武州』。

石晉以賂契丹。契丹改爲歸化州。

見燕山府證。通考三一六云，「石晉時沒于契丹。契丹改爲歸化州。南至新州七十里。……領縣一：文德」。遼志云，「晉高祖割獻于遼，改今名。領縣一：文德縣」。

又案通考云，「宣和五年來歸。六年，築固疆堡。尋復爲女真所取」。此當是「武州」，非改「歸化州」之武州。歸化州未嘗入宋。

儒州：唐置。

案兩唐志並無。通考三一六云，「唐末置」。遼志云，「唐置」。

石晉以賂契丹。

見燕山府證。遼志云，「統縣一：縉山縣」。

媯州：唐置。

通典一七八云，「大唐武德七年，討平高開道，後置

## 平綏路旅行歸來

現在我們所能到而又易到的邊疆，實在太少了。東北方面暫時只得斷絕了我們的足跡。新疆，西藏，若不籌得很多錢，結合了一個團體，騰出一兩年

北燕州。貞觀八年改爲媯州」。唐會要七一云，「武德八年置北燕州。貞觀八年改爲媯州」。舊唐志云，「隋涿郡之懷戎縣。武德七年，討平高開道，置北燕州，復北齊舊名。貞觀八年，改名媯州，取媯水爲名」。新唐志云，「本北燕州。武德七年平高開道，以幽州之懷戎置。貞觀八年更名」。遼志云，「本漢潘縣。元魏置。……隋廢郡，屬涿郡。唐武德中復置北燕州，縣仍舊。貞觀八年改媯州」。

石晉以賂契丹。

見燕山府證。

契丹改爲可汗州。

通考三一六云，「契丹改爲可汗州」。遼志云，「五代時奚王去諸以數千帳欲媯州自別爲西奚，號可汗州。太祖因之」。似媯州在五代時已入契丹，與宋志所云不合。遼志云，「統縣一：懷來縣」。

徐文珊

的時間，是不便去的。外蒙古又早已隔離，連消息也不通。我們的力量這樣薄弱，我們所可涉足的似乎只有察哈爾，綏遠，寧夏諸地。所以我們對於平

綏路真不能忽視，縱然不能親去做開發的工作，也必須前去看一看；知道那邊的大概情形，好回來後向中原人士宣傳，使有志而又有力量的人肯去經營創業。平綏路局近年獎勵遊覽，實足助成這個使命。本刊三卷二期載有孫媛貞女士一週間西北旅行記一文，他們是本年寒假中去的。這回又收到徐先生這文，是本年春假中去的。這兩篇的行程與本路相副。但記載則有互相補足的地方，所以就發表在這裏。願我中原人士看到這二篇，都高興去一望。孫女士文中，載寒假去的只二十六人，觀此記則春假去的亦只三十三人，人數實在太少了。難道這種容易去的地方還躊躇而不前嗎？同志們，起來！起來！

編者附記。

我是個最好旅行的人，但是機械的，緊迫的生活那能容我信馬由韁的跑！春假到了，算得了一週的自由。目的地呢？雲崗石刻早已在那裏用極大的誘惑力來牽引我這好奇的心。恰好平綏路局在春假前公佈了優待辦法，能在一週間以很少的代價遊覽沿綫各大站，經濟的條件也能勉強應付了，於是乎促成了我這次的長途旅行。

這篇文字不打算寫的很長，因為『開發西北』的聲浪震起以後，到平綏的沿綫考查，作文記述的，已經很多，不必千篇一律的。重述，所以現在只就我所見和所感的信筆寫了下來。

四月一日早七點北平前門站開，同行的有匯文同學和我十六人，平大工農二院，稅專，輔仁，協和醫學校等同人，共是三十三人，由路局專備臥車飯車各一輛，給旅行團乘用。南口換大機車，推行上山。一路景色愈好，山勢愈險，鐵路也愈難修。火車時而與山嶺並行，時而向峭壁盤行，時而在山頭繞轉。忽然走頭無路了，眼看要逼得作窮途之哭，然而我們的民族英雄詹天佑早替我們披荆斬棘，鑿山開路，於無路之中求出路，給我們開了深邃的隧道。車入其中，頓陷黑暗世界；及蜿蜒出洞，豁然開朗，已另是一番天地了。如此者三，再出便是青龍橋車站，站邊高高站立的是詹公的銅像。旅行團的車便在此摘下。大家携手上長城，登最高峯，極目而望：這道萬里長城好像很自傲的站在山嶺的脊背上對着它無數的後輩而微笑。我醉了！不知道是該自豪我們民族的偉大，還是自歎我的藐小，或是撫今思昔，觸物傷情？自己的心靈自己把不住舵了！引吭高歌吧？頓足起舞吧？留戀了好久，該回車了，一路走便一路想：不讀中國歷史，不走平綏路，不跑

萬里長城，哪裏知道中華民族的艱苦的奮鬥！回頭觀望：山怎樣的起伏，它也怎樣起伏，無論如何，它是要站在山的最高處的。忽然友人說道：『從前報紙上曾見有人提議：拆除長城，修築汽車路！』大家笑了。我不敢說甚麼，只由此得了個教訓：緊睜眼，慢張口。

三時半車開，過土木堡，車略停，不能下。明英宗蒙塵處不能憑吊，顯忠祠也不能瞻拜，只有『心嚮往之』而已！宣化，是李克用的舊都，也一樣地在遙望中消失了！

晚九時抵張家口，天還不甚晚，大家都興致勃勃要去逛夜景。同學蘭君是舊地重遊，就由他作嚮導，儘向熱鬧的街市走。還好，很整齊，也還清潔。大略的看去，蘑菇店，發貨莊較多；鮮果店也不少，並且很像樣；書店則鳳毛麟角了。發貨莊只有字號，沒有商標；發的到底是甚麼『貨』呢？他不說，我也沒有問。

人多走路快，一條，兩條，三條，……不上半個鐘頭，幾條熱鬧街市全給我們走完了。不行，不盡興；再走，雖然沒人攔阻，但是一家一家的閉門大吉了。閉門羹有甚麼吃頭，大家不得不收拾未盡的遊興，暫時把它帶回車上。

二日晨起，由路局特派招待我們旅行團的朱瑞年列車

長替我們計畫路線，畫成圖樣，決定一齊出發大境門。途中且行且看，給我們發見了兩個學校，一致的要去參觀，於是先進一所省立師範。其中有初中班，師範班兩部；小規模的圖書館，體育場，都應有盡有。經費雖不豐，但亦不欠。學生共一百二十人。次到對面的女子初中，此校與教育廳比鄰，學生八十人，地址狹小，課室辦公室在一院，宿舍體育場另在一院。很清潔，教師規模稍小。全市中等學校四處，無大學，農業專門則已因去年軍興而停辦，現在自然要以師範為最高學府了。

我們行抵大境門後，就大受了盤查，旅行團的旗子不用，學校的片子也不夠，還要領導人的名片；一一照辦之後，才得步出關門。門前張望了些時，想再向西北去元寶山，不料又有警察索名片，請示長官，才得放行。走不多遠，又來一關！名片，唇舌，時間費了許多，才得走到近在咫尺的元寶山！所以如此的原因，據說是最近會有外人來此查看地形，所以門禁驟然緊了起來。及至元寶山下一看，也不過如此，只因它是口內外交通與互市的要地，所以會得這樣馳名。結果，上山的念頭打消了，成了一幕『雪中訪戴』的滑稽劇。

進了大境門，直奔賜兒山。一上山坡，有宋主席新建

的二亭：一畫后稷像，一畫伏羲，神農，周公像。再上有建設廳新建的察省物產陳列館，尙未開幕。更上則有雲泉寺，祀子孫娘娘。名勝有水冰二洞，在正殿西偏山下。二洞比鄰，不出一丈，各爲一門。俯身入洞，則水洞有積水，冰洞有厚冰，果名副其實。爲什麼盈丈之間冷暖相差如此，只得待科學家的解釋。全寺隨山高下而建築，油飾甚新。更上山東行，有亭可憩息，由此俯瞰廣袤二十里的全市，盡收眼底。河流，鐵路，橋樑，房屋：錯落有致。稍憩回車，四時西上，晚十時抵大同。

三日早，由路局代覓汽車赴雲岡。路是難而險，顛簸與灰塵不算，最可怕的是四五丈高的危崖，上有高山，下臨河水，車不方軌的小路，看着未免嚇人。再不修築，將來恐有路斷之虞。幸而這次還在春天，無雨無泥，只過兩次河；夏秋之間可想而知了。危崖過後，有佛字灣，石上刻大『佛』字，徑可七八尺。這好像是給遊人一個信息：偉大的雲岡快到了！再走，路旁有寺曰觀音堂，寺爲金崇熙年鎮壓水怪而建。門外有三龍壁，似北海九龍壁而略小。再行不遠，舉目西望，見一帶不很高的山嶺由西南而東北橫截在眼前。山岡間有一段是遍體鱗傷，大大小小的窟窿數也數不清。這不用說，自然是雲岡的石窟了。目光

既捉住了它，怎肯放鬆：從此一直注視到山前。車停在騎兵司令趙承綬的別墅。寺僧引導我們，替我們開門，燃香，憑這香火的光照在四面張望。哎呀！不行，我們小的六尺七尺的身軀剛剛齊到佛的脚指！上樓，看見大腿了；再上，看見胸腹了；佛容呢，還得『更上一層樓』！一直上到第四層，好了，我看見佛容了！佛看着我笑呢，我不知道他笑的甚麼，慈悲的笑？驕傲的笑？笑這螞蟻般的小人在他面前玩耍？究竟這佛有多高呢？七十餘尺？六十餘尺？我不敢說，因爲他還在坐着呢。由此而西，而更西，大大小小的石佛真以萬數：完整的，年久風雨剝蝕的，泥塑石身的，泥皮脫落露着遍體打木樁的傷痕的，橫遭刀斧少頭無額的，樓閣層層保護的，任他露宿山前的……受着不同的待遇，他們也只有任着命運了。至於彫刻之精，姿態之美，以及年代之考定，掌故之說明，早有人說得很詳細，這裏不再費話。時間不夠了，匆匆地辭別雲岡，進城遊上下華嚴寺及九龍壁。回車晚飯，還不很晚。再出來時，就不受團體的約束了。我和張葛二君直奔久勝樓，要拜一拜這位女招待的始祖李鳳姐的發祥地。那位遊龍戲鳳的明武宗呢？不見了！這座天天播演於戲臺上的酒樓呢？也改建了好幾次了！少頃，到南寺，殘破荒涼，而

建築頗偉大。寺有斷指血書金剛經的僧人普照，出來招待我們，很懇切的和我們攀談，示以斷指的殘痕。他砍斷的是右手的四五兩指和左手的二四五三指。一而再，再而三，至於『五』，宗教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議！天晚了，回去吧。沿街慢慢的踱着，要買點雲岡照片。這照片，站上有本有的賣，是去年燕大旅行團來時趙澄君攝製的，六毛七分錢一打，不能選，所以到照像館去問。第一家要一毛錢一張，貴了；第二家，兩毛；第三家，四毛。哦，我明白了，他們是有整個計畫的，走一家加一倍，不用問，第四家一定是八毛了。技術呢，紙張呢，要遜趙君的作品好幾倍。乾脆，回站再買。城內所見的標語，最普遍的是『人民三怕：一怕上帝，二怕法律，三怕輿論』。

四日早六時抵綏遠，無意中在站上遇見故友孫君在此任站長，感到了『他鄉遇故知』的甜味。剛一出站，走上馬路，便覺有一種新興的朝氣，比大同大不同了。這是大家一致的感覺。在此參觀了三家工廠：第一綏遠毛織工廠，剛有三個月的歷史，官商合辦，承工程師孫君領導參觀，解說：工人一百人；美國毛織機器；原料是土產羊毛；出品是各種呢絨床毯，很可觀。看了使人興奮，覺得前途有望。次到大有亨地毯工廠，小手工業，地址狹小，

出品尚好。再次趙記毛織工廠，用中國舊式織機，出品床毯毛布毛呢等，也很好，很賤。同伴中買床毯的大有人在。名勝有王昭君墓，在城西南二十餘里。七八里以外早已看見，如果沒人告訴，恐怕誰也不敢認它是墳墓，因為這分明是一座山。我所見過的大墳墓有東陵，明陵，孔林，當時已驚為奇觀，今見昭君墓，簡直使先聖先王之墓也顯出它的渺小了。墓前後有路，可攀援而登，不過太陡，太滑，很難上。我是由別人幫忙才上去的。墓前有碑五座，皆清以後乃至今人所建，無古碑，怪極！（按包頭城西南六十里亦有昭君墓，據平綏路旅行指南說，此處原係鄂博一堆，古人誤會，遂啓後人疑惑，仍以綏遠青塚為真。此地出自土，可作粉筆。）返城遊大召，小召，錫拉圖召，五塔召等蒙古式的廟。五塔召則殿後有高臺，可拾級而登，上有五塔，皆煉磚築成，雕刻佛像花紋，精美不亞雲岡，而完整則過之；因為始建於康熙，就覺得無甚歷史意義。街市繁盛，商業亦優於大同。這是在歸化（舊城）所見，下午又至綏遠（新城），只有官署住戶，商店甚少，而街道頗整齊，原來本是一座很大的八旗營子。路經西街，見有省立鄉村工作人員訓練所，進去參觀，剛剛開辦一星期，招待我們的訓育主任趙君報告一切；從他的精神談吐的誠懇跟和藹上看來，已十足的代

表了此校新興的朝氣和前途的希望，不禁暗暗地喝了一聲彩。不過綏省固有好處，同時也有壞處，由地方人士異口同聲的報告，知道除了沿鐵路地帶之外，土地大多數是種鴉片，公開征收畝捐。這種衝突的現象，我想當局者不定是怎樣的痛心，有多少說不出的苦衷呢！

五日抵包頭，由站長派查票員王君帶領我們進城遊覽，並計畫明天去武當召的車（武當召又名廣覺寺，在包頭城北

九十里，為內蒙最大的西藏式的廟宇）。在奔轉龍藏途中，又發現了中央政治學校包頭分校。進去參觀，內分師範和小學

兩部；學校直接隸屬中央黨部，去年雙十節開辦，軍事訓練，官費，教職員和經費都來自中央，專收蒙旗子弟，或與蒙旗有關係的學生，漢蒙文並授。這可見中央對於邊疆並不忽視。出到轉龍藏，寺在東門外小山上，山下有泉，清冽可飲，全城飲料都仰給於此。至于城內的井泉則都是苦水。進城到紅卍字會，承馬君招待。到此可要打聽王同春了。自從顧師頤剛先後兩次發表王同春開發河套記之後，一字字的讀過，腦筋中已深深地印了一個不很安分守法的民族偉人。這次一過張家口便打聽，不料很使我失望，這個名字雖然都知道，但沒有一個人會詳細述說的。問馬先生，他說：『這個人我是知道，他叫賸進財，可是

事蹟我不知道多少。現在有他的五兒媳住在此地。急問住址，想去拜訪她。承馬先生厚意，怕我人地生疎找不到，親身帶我們前去。到門前看門牌，知道她住的是『包頭大文明巷三號』。但是進去一問，空空如也，只有看房的老太婆在。向她打聽王五太太，她說：『現在農忙，太太赴五原種地去了』。到此時一團高興化為烏有了，只得罷休。武當召呢？據王君答覆，說汽車行怕路不好走，都不敢答應，去不成了！

六日早起獨自出站西行，要走窮這平綏路軌，結果一里之外就給我走完了。早餐後齊赴黃河沿，約行十餘里抵岸。水勢不大，很平穩，岸有漁船，便想盪船玩耍。交涉好了，一行九人同上了一隻漁船，果然別饒風味。但是沒出十丈遠，撥回來了；我們不盡興，要他再遠去些，又強走了一兩分鐘未及中流而返。再央他時，抵死也不肯了。向他論時給價，却比求他還難。支吾搪塞，也說不出什麼道理。那一付執拗不通氣的心理真氣死人，急死人！費了九牛二虎的勁，連句痛快話都沒聽到。俗語說的好，『軟關硬渡』，也許是我們這班人太和氣了。正氣憤間，由北來了五個蒙古人，牽馬一驢一，抵岸求渡。中一喇嘛正從武當召來，和他談話，知道這條路甚平坦不難走。大家



聽了很懊喪，痛恨汽車行膽小，害得我們失去了一看這內蒙最大的西藏式大廟的機會！這位喇嘛通漢語，諳漢俗，餘四人則只通蒙語，恐渡河不便，所以特請他護送到此。

和他談話，都能答。請他寫蒙古字，也肯。先給我在日記本上用蒙文寫了『先生』字；同伴便蜂擁而上，把他包圍，爭前求書，終各書數字而罷。正在紛擾，猛回頭看見一個蒙婦在那裏伏地拜黃河。拜時把全身平伏地上，兩手前伸，移時始起，如此者不下十數次。我們注目看她，她也看我們，好像以爲我們是少見多怪。另一蒙少年亦拜如婦人，但次數少些。渡費四人二畜共索一元四角。漢人求渡者則銅元數枚即辦；就是一毛不拔，稱謝而去，也不留難你。如此歧視蒙人，如何能使漢蒙感情融洽？真是大不應該。回車午飯後又趕赴第十七師司令部調查綏區屯墾情形，承劉科長詳細報告經過，組織，經費，所感到的困難等等；臨別並贈送他們已往兩年的工作報告書。及詢以王同春的事蹟，則也只少少的一點，不出顧師所記。迫於開車時間，匆匆辭出。至於街頭所見，則『△△煙館』在在都是，公開售賣煙具。書舖有一家有些新書，但是不能銷。

三點回程車開，一路無話。車過張家口便漸漸覺得溫

暖，擡頭望去，早已『綠上柳梢頭』，桃花花滿山滿谷，一片片碧綠的麥苗又溫柔又鮮豔。這比較塞外春寒枝頭不見春意的大不同了。

回來了，心裏算是得到了些安慰；所不足者，短短的一星期看不到甚麼，更談不到考察。路程呢？只限於平綏沿線的幾個大站，未能北踰陰山，縱橫馳騁於大沙漠，西止包頭，也未能至甘肅清新，哪能過我的好遊的癮。印象呢？好的壞的都有：地廣人稀，地力未盡，荒野未闢；礦產豐富，自己不能盡開；教育力微弱，不普及，人民無強固的國家觀念，耶穌教則到處皆是！一批批的外國考查團來，關於民族，地理，河渠，政治，礦產，農業，經濟，文化；無不有詳確的調查。我們的土地，人家倒比我們清楚，比我們用心深，下手早，豈不使我們愧死，使我們惶懼！至於毒物方面，在張家口見的是『發貨莊』，綏遠是收畝捐，包頭是『清水煙館』：這是開發西北的途徑嗎？在現今從事屯墾，訓練鄉村工作人員，努力邊疆教育，發展工業的時候，如何容得下這種醜惡的現象！

還有一個感想是關於交通的。現在的平綏路自然對西北負有重大的使命。由於優待移民獎勵考查團體各點看來，當然路局是很想肩起這個重任的。路員服務的精神，

以及虛心徵採旅客的意見，編印旅行指南等類書籍，到處都很令人佩服。不過無論隴海路也罷，平綏路也罷，必須努力進展，直達新疆，外蒙古，才算真到了『西北』；現

二四，四，一三。

### 水經注經流支流目 (濁漳水—易水)

賀次君

濁漳水 (潞水，衡水，清漳) 出鹿谷山，過平

舒縣南入海。十，一上。

陽泉水 左注漳水。十，一上。

緜蓋水 右注漳水。十，一上。

堯水 出自西山，東北流逕堯廟北，東北流入漳水。

十，一下。

梁水 水出南梁山，北入漳水。十，二下。

陶水 南出陶鄉，東注于漳水。十，二上。

絳水(濫水) 水東出穀遠縣東發鳩之谷，東北流入

于漳水。十，二上。

凍水 水西出發鳩之山，東流注于漳水。十，二下。

銅鞮水 水出銅鞮縣西北石陘山，逕襄垣縣入于漳

水。十，三下。

專池水 水出八特山，東北流入銅鞮水。十，

三下。

女諫水 水出西北好松山，東南注于銅鞮水。

十，三下。

葦池水 合公主水而右注女諫水。十，四上。

公主水 合葦池水而右注女諫水。十，四上。

榆交水 合皇后水而左注女諫水。十，四上。

皇后水 合榆交水而左注女諫水。十，四上。

黃須水 水出臺壁西張諱巖下，南入于漳水。十，五

上。

涅水 出覆飯山，東南流注于漳水。十，五下。

西湯溪水 水出涅縣西山湯谷，五泉俱會，謂

之五會之泉交，東南流謂之西湯水，又東南流注

涅水。十，五下。

白雞水 水出涅縣西山，東南流入涅水。十，五

下。

武鄉水 水源出武山，東南注于涅水。十，五下。

清谷水 水源出東北長山清谷，南入武鄉水。  
十，五下。

鞞鞞水 入清谷水。十，六上。

白壁水 入清谷水。十，六上。

黃水 水三源同注一壑，東入武鄉水。十，六上。

隱室水 水源西北出隱室山，東南注黃水。  
十，六上。

倉谷水 水出林慮縣之倉谷溪，北流注漳水。十，六下。

白木溪水 出壺關縣東白木川，東注倉谷水。  
十，六下。

清漳水 (見下)

汙水 水出武安縣山，東南流逕汙城北，東注漳水。  
十，七上。

漳水枝津 水上承漳水于邯鄲西，東北入于漳水。  
十，七下。

邯水 水發源邯山，北注漳水枝水。十，七下。

(天井堰) 魏武王塲漳水廻流東注，號天井堰。  
十，八上。

(長明溝) 魏武王以郡國之舊引漳水流自城西，謂之長明溝，注之涇水。(按涇舊作滄，今從趙氏刊誤改正)  
十，八下。

滏水 源出石鼓山南巖下，東流注於漳水。(按此水今本脫落，趙氏據太平御覽引水經文補。)十，十一下。

白渠水 水出魏郡武安縣欽口山，逕列人縣會漳水。十，十二下。

拘澗水 導源武始東山白渠，入白渠水。十，十二下。

牛首水 水出邯鄲縣西渚山，注拘澗水。十，十二下。

白渠故瀆 與白渠同歸逕列人縣右會漳津。十，十三下。

(絳故瀆) 西至信都城東，連廣川縣之張甲故瀆，同歸于海。十，十九下。

長蘆水(列葭水，堂水) 衡水自堂陽縣分爲二水，其一水北出謂之長蘆水，逕下博縣故城東而北注衡水。十，二十下。

大白渠 首受綿蔓水，東至下曲陽入斯浚水注于衡水。十，二十三下。

斯浚水(桃水，綿蔓水，宋子河，成郎河)

出樂平郡之上艾縣，東入衡水。十，二二下。

井陘山水(鹿泉水) 出井陘山，東注綿蔓水。

十，二三上。

百尺溝 斯浚水枝津，南入泚湖。十，二五上。

白渠枝水(泚水) 水上承白渠于藁城縣之烏子

堰，東逕貫縣入斯浚水。十，二五下。

白馬河 水上承滹沱，逕武邑郡北而東入衡水。十，

二八下。

張平口故溝 水上承武強淵，溢則南注，耗則輟

流。十，二八下。

武強淵 武強縣故治，故淵得其名焉。東北為張平

澤，澤水所泛，北決堤口謂之張刀溝，北注衡漳。

十，二八下。

滹沱故瀆 衡漳東北左會滹沱故瀆。十，二九上。

柏梁澆水 水上承李聰渙(衡漳東北分為二水，當其水決處

名曰李聰渙)，東注衡漳。十，三十上。

桑社枝津 會于柏梁澆水。十，三十上。

桑社溝 上承從陂，東合衡漳。十，三十上。

從陂(摩訶河) 東南通清河，西北達衡漳。十，三

十上。

楊津溝水 水出從陂，東北逕建成縣左入衡水。

(十，三二上)

滹沱別河故瀆 左入衡水。十，三二下。

澱水 清漳逕章武縣故城西(濁漳水與清河合流謂之澱

澱)，枝瀆出焉，謂之澱水，北入滹沱。十，三三上。

(蔡伏溝) 澱水枝水，積為淀。十，三三上。

清漳水 水出樂平郡沾縣界鹿谷山大要谷，東至武安縣

南黍寄邑入于濁漳。十，三三下。

梁榆水 水出梁榆城西大曠山，有二源：北水東南

注于南水；南水亦出西山，東北逕梁榆城南，又東

南入于清漳水。十，三四下。

轅水 出轅陽縣西北轅山，東流至粟城入于清漳。

十，三五上。

滏水 發源石鼓山南巖下，泉源奮涌，若滏之揚湯矣；

東注于漳水。(按今本無此水，趙氏引水經注佚文補)十，三六上。

洛水(漳水，千步水) 出易陽縣西山。(按今本無此

水，趙氏引水經注佚文補。)十，三六下。

易水(武水，故安河，范水) 出涿郡故安縣閭鄉

西山，東過泉州縣南，東入于海。十一，一上。

子莊溪水 水出子莊關，東南入于易水。十一，一上。  
女思谷水 水出西南女思澗，東北流注于易水。十一，二上。

樊石山水 水源西出廣昌縣之樊石山，東流逕覆釜山下東注于易水。十一，二上。

濡水枝津故瀆 逕故安城西，側城南注易水。十一，二下。

濡水 水出故安縣西北窮獨山南谷，東南于容城縣西北大利亭東南合易水。十一，三下。

源泉水 水發北溪，東南流注濡水。十一，三下。

渾塘溝水 水出遼縣西白馬山南溪中，東南流入于濡水。十一，五下。

白楊水（虎眼泉） 水出遼縣西山白楊嶺下，東

## 二十五史補編提要選錄

上海開明書店發刊二十五史補編，便利從事史學者不少，其功

不在廣雅叢書之下，夫人而知之矣。茲得其二十五史刊行月報，於其所收之書各爲提要，讀者更易以詳悉其內容。本刊志在研究沿革地理，日以郡縣疆域及地方官制爲研究之錫的，得此和聲，豈不大快。故轉載此一部分之提要於下方，俾同志者咸取資焉。

編者。

南流入濡水。十一，五下。  
檀水 水出遼縣西北檀山，歷故安縣北而南注濡水。十一，五下。

石泉水（并溝） 水出石泉固，南流注檀水。十一，五下。

崑水（雹河） 出故安縣，南會易水。十一，七下。

梁門陂水 上承易水于梁門，東南流注易水。十一，八下。

范陽陂水（鹽臺陂） 在范陽城西十里，東南出燕長城注易水。十一，九上。

壘水 水上承大壘淀，小壘淀于容城縣東南，南流注于易水。十一，九下。

## 二十五史刊行會

漢書地理志稽疑六卷 浙江得謨草堂本

清全祖望撰。祖望爲學淵博無涯涘，尤盡力於地志，嘗七校水經注，因以洞燭古今地志之流變。以爲秦雖開位，然變封建而爲郡縣，實後世郡國之祖。而漢書地理志言之頗略，且多舛譌。嗣是言三十六郡者，無不展轉

錯出，以王厚齋胡梅欄之審慎而不能正；以顧宛溪之地學，而沿譌如故。至如漢代郡國，紛糅殺亂，罷置不恆，而漢書地理志於其分合之詳亦多違失。又若王子功臣，外戚恩澤三侯表，其封國地理在本表可按者不過十之四，而實之地理志則多異。因互勘旁推，折衷衆說，上溯先秦，下稽後漢，以明漢代地理之流變，成稽疑六卷，通洞密至，卓然爲一家言。至若糾顏師古之誤注，兼及王厚齋通鑑地理通釋之謬，而正朔方部在十三州之內；考諸侯表之封國，而補正史記索隱之遺誤；此則又因稽漢志而旁及者也。故朱文翰歎其精到，謂中如鄆郡一條，曩見欽志以鄆郡不在秦三十六郡之數，輒指郡字爲駁文，以爲是地非郡，即谷及裴駟劉昭，亦漫無佐證。而稽疑則考秦皇紀證諸書言秦置之誤，據漢高紀定爲三郡之一；進章昭說，斷吳王濞傳豫章皆鄆郡之謬。著鑒誠陳，洞然不惑，一滴水知大海味矣。阮文達以之與胡渭禹貢錐指並稱，信不誣也。

後漢郡國令長考一卷 廣雅本

後漢郡國令長考補一考 石印孫氏雜著本

清錢大昭撰後漢郡國令長考，以爲前漢令長見於紀傳者少，故不具論；後漢則本史之外，復有碑碣可證，雖其

間亦或有沿革，而東都制度可見一斑，因詳加考覈，成書一卷。所謂令長者，漢書百官表云：「萬戶以上爲令；萬戶以下爲長」。其秩祿亦有等差。續漢志云：「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其次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然降及後漢，據應劭所言，則令長之區分已不繫戶口爲準矣。漢官儀云：「三邊始孝武皇帝所開縣，戶數百而或爲令。荆揚江南七郡，惟臨湘，南昌，吳三令耳；及南陽穰中，士沃民稠，四五萬戶而爲長」。兩漢令長之沿革如此。

大昭爲令長考，舍兩漢書外，若東觀記，續漢書，謝承書，袁山松書，華嶠書，漢官儀，風俗通靡不畢考；雖其書已亡，亦必據類書詳覆之；不足，更旁稽三國志，豫章記，廣州先賢傳，聖賢羣輔錄，水經注以徵之。至於碑碣，考證之廣，更難指數。書成後百餘年間，碑碣古物之出土者日增，輯佚旁徵之書亦益備，於是丁錫田撮錄之以爲考補，得百數十則，勒爲一編。其中若郡國續志之侯國，國必有相，諸家所譜之印章，又多令長；一爲原書所不取，一則兩漢之莫定，亦采錄焉。後漢郡國令長，得此可謂詳備矣。

三國郡縣表附考證八卷 觀海堂刊本

清吳增僅撰，楊守敬補正。是表蓋爲陳書補闕而作也。先是北江洪氏有補三國疆域志，其書大抵上承續漢志，下接晉志，揣度出之，而於本書紀傳且多不照。雖謝鍾英氏爲之補注，加以糾正，然沿譌不少，缺漏仍多。增僅以明代馮刻三國志之何義門丹黃校本，並洪氏志，研討至再，尋校經久，往積疑竇，豁然大白。以爲曹魏建置，始於漢末，建安之際，實大關鍵，而洪氏於魏不言司隸幽冀并涼諸州部曾經省併之由；三國建置多因漢制，大郡之中皆置都尉，而洪氏於吳但錄毗陵，廬陵，合浦三都尉，反闕其餘諸郡。又或漢末已省之郡，猶屬當塗；或其地已入東朝，仍隸魏土。或此縣彼邑，準地望而不符；或記事書年，校他書而相伐。凡此諸誤，僉宜糾正；乃稽合史文，改志爲表。求諸史文而不得，然後旁及後世地志諸書。又以康熙輿圖，證以先輩釋地，識其方域，正其臆誤。託始於獻帝初平，溯源於後漢郡國；三姓世系以次相承。凡州郡離合之故，縣邑沿革之由，各因其時著之於表。其有增立縣邑，於地志泛言魏立蜀立者，無年可考，則列三姓稱帝之初；有漢時舊縣，晉所無而諸家地書亦無所攷者，則依郡國志錄於上方，而闕疑其下。其自漢至晉諸郡屬縣無改移者，則三

國當亦相同，不復更注。其意所未盡，尙待加詳者，則別爲考證，附於本州表末。志於各郡都尉典農，諸志不詳領縣，究其領縣仍統本郡，則概不別目，第爲附著郡中。又如郡縣制度增損，洪志之所闕誤，則或補或刪，稍參己見，以成此書。於是三國郡縣，度屬分合，沿革燦然。惟亦間有遺漏，或舍古志而據方書。宜郡楊守敬乃復爲補正於眉端而合刻之。觀增僅之攷及守敬之補，而洪氏之志爲敝屣矣。

### 補陳疆域志四卷

稿本

武進臧勵蘇撰。自古疆場無常，建置靡定，史家作志，皆嚴斷限。時至六朝，界域紛亂，自梁已降，史皆無志；南北二史，亦復闕如；蓋難之也。北江洪氏一代大儒，而所補三國，東晉，十六國諸疆域志，謬誤疊出，數見不鮮。勵蘇有鑒於斯，爰攷陳書紀傳，以及周，齊，魏，隋諸書，旁涉其餘地志，詳求其故，撰補陳疆域志四卷。其書以本書紀傳爲主，佐以他書；凡州及郡縣，皆詳其建置之始，載其沿革之文；並仿馬彪魏收之例，於山川，樓閣，臺殿，園陵，皆綴輯於郡縣之下，而求故事以實之。無則闕焉；疑亦闕焉。於史家斷限，稍變其例。蓋以陳氏承梁之緒，版圖彌蹙，西不得蜀

漢，北不得淮肥，雖太建時克復淮南，周司馬消難又以淮西地來降，而未幾復失。若斷自禎明，則畫江而守，不足見全盛之封疆；若斷自太建，則建置不常，不足盡一朝之因革。故於州郡廢置，悉以禎明為斷；而已得旋失之江北州郡，亦連類錄之；陳氏之全，於焉可見。經營獨出，不囿前範。雖背昔人成例，詎無隨時之義。縱劉知幾復生，亦必以史識許之矣。

(未完)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景山書社代售 二十五史補編預約

### 西行日記

陳萬里著 實價八角

陳先生愛好游歷，出於天性，把古人來比，差不多是徐霞客。民國十三年，他由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派出，參加美國考古隊同去，目的是在敦煌搜訪關於佛教的藝術作品。他的日記中，在敦煌千佛洞，只停留了三個半天，但是在半年的行程中，所得考古材料已不少，如那州的大佛寺，本州的南石窟寺和丈八寺，蘭州的金天觀，安西的千佛洞，經陳先生實地調查，都細細的寫在這一本日記裏。

這本日記除了考古方面，還可以看出西北的社會，西北的民情。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景山書社出售

### 浙江圖書館刊

第四卷 第二期

#### 本期要目

- 插圖(宋本名臣碑傳琬琰之集書影三種) 孫峻
- 擬杭縣縣志序例 孫延釗
- 瑞安孫氏玉海樓藏温州鄉賢遺書目并跋 孫延釗
- 嘉興乙酉兵事記 屈起
- 二戴禮記輯於東漢考 童書業
- 二十五史補編題辭 陳訓慈
- 藏書記事詩之版本及其索引 張慕騫
- 續谿縣志序目 王集成
- 東洋文庫參觀記 許預甲
- 宋槧名臣碑傳琬琰之集題記 張崑
- 伏附室善本書記 馮昭適
- 館藏善本書題識 馮昭適
- 序跋彙刊(五篇) 夏定域
- 圖書文化消息(四十餘則) 夏定域
- 書評(二篇)

浙江省立圖書館編輯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三十日 (刊兩月)

#### 刊誤

本刊三卷五期四〇頁兩唐書地理志互勘下格第一行下脫兩行如下，特此補正：

辰州下志五縣辰州盧溪郡中都督府新志五縣  
沅陵 盧溪 溆浦 麻陽 辰溪新志作長溪。